

萬曆武功錄

萬曆武功錄卷之七

翰林院添註待詔羅九思著

中三邊

俺答列傳上

順義王俺答。阿著子也。或言認阿郎子。三代以上有
熏鬻山戎淳維。獫狁秦漢匈奴。唐突厥。宋契丹。皆居
於北邊。隨草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
奇畜。則橐佗驢。羸。馱。騃。駝。驛。奚。無城郭。常居耕田
之業。以革作帳。然今已習屋居。有文書。類獸篆。所奏
皆從左而右。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

肉食。土力能彎弓。盡爲甲騎。其俗喜盜。好殺。輕生。嗜利。刻木封箭爲信。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爲生。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挾弓馬長技。上下山谷間。往來聚散。倏忽如風雨。饑渴不倦。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有名不諱。而無字。大畧猶有匈奴風。漢時匈奴最強大。而烏桓亦盛。漢末爲鮮卑所滅。鮮卑衰而蠕蠕強大。與魏爲敵。蠕蠕滅而突厥起。盡有西北地。唐李靖滅之。後五代以及宋。

契丹爲盛。後女真滅契丹。於是侵中國。遂僭帝號。號金。其所部蒙古。太赤烏。塔塔兒。克列。亦各有分地。後蒙古又并諸部。滅女真。及宋國。號元。按元之先。蒼色狼與慘白鹿配。度騰吉思水。至幹灘河源。不見罕山。生巴塔赤罕。巴塔赤罕生塔馬察。至十二世。日孛端察兒始大。先是日孛端察兒之母阿蘭果火。寡居。夜寢。有明光照腹。果生日孛端察兒。日孛端察兒生也。速亥也。速亥生鐵木真。以孛兒赤斤爲姓。父之也。速亥處。鐵木真幼。其部幽多散歸它部。泰赤烏。泰赤烏遂合七部諸精兵。攻鐵木真。鐵木真亦與其母月

輸率部曲爲十三翼。大擊赤烏。破之。於是諸部曲皆嘆曰。鐵木真衣人以衣。乘人以馬。吾當歸之。由此赤烏遂微。鐵木真益盛。是時金塔塔兒亦叛。鐵木真帥衆從金師討平之。授木真察兀秃魯察兀秃魯。猶漢言招討使也。自是之後。鐵木真復破乃蠻太陽罕。而部曲多相率來降。鐵木真黨於是稱強矣。明年遂攻西夏。破力吉里寨。經落思城。大畧而還。益大會諸酋長幹灘河。建九游白旂。自稱吉思可汗。爲元太祖。居沙漠。凡四世。有五十七年。然後傳忽必烈。始遷都燕京。爲世祖。歷十四帝。於是元百六十三載矣。而

高皇帝卽位。遂元順帝走應昌。旣三年崩。愛猷識里達刺嗣。十一年。愛猷識里達刺崩。脫古思帖木兒嗣。虜所推爲可汗。而漢所封爲崇禮侯買的里八剌矣。其二十一年。藍玉出大寧。破虜於古慶州北。脫古思帖木兒遂走。獲其子地保奴。於是部夷也速迭兒窺隙。遂弑之。頃胡中立坤帖木兒。始去帝號。稱可汗。而猛哥帖木兒最倔強。亦立爲瓦剌王。然爲韃靼部首。非其種也。而瓦剌地在甘涼外邊。北山是時。知院捏怯來丞相失烈門。國公老撒等皆擅兵。可汗弗能制。其二十二年秋。捏怯來部款塞請歸降。稱臣。其二十

五年。上遣周興等擊也速迭兒。聲其弑君之罪。破走之。其後大酋脫列干等款塞。而可汗及猛哥迭特比平佐兵。頃之坤帖木兒死。鬼力赤嗣。鬼力赤雖非元苗裔乎。然自順帝至鬼力赤已七世矣。以故部曲多叛者。賴太保阿魯台。知院阿魯帖木兒。太尉乃日不花。撫緝其衆。得不亂。而太師右丞相馬兒台。哈咱。太傅右丞相也孫台。及瓦剌。又皆本兵柄。稱強。不受可汗約。甚亡可柰何。是歲建文三年也。其明年。立皇帝新卽位。使使者風諭韃靼可汗。鬼力赤得通音。久不報。而會可汗阿魯台。與瓦剌馬哈木。相攻殺。且

年馬哈木阿魯台。竝入貢。其四年春。上復賜韃韃。可汗鬼力赤璽書。復不報。其五年。上有詔讓阿魯台。其六年。阿魯台求得蒙古宗人。本雅失里迎歸。於是殺鬼力赤。而立本雅失里。其明年春。上遣給諫郭驥往諭虜虜。虜殺驥不報。其五月。瓦剌三酋馬哈木等。不附阿魯台。旦莫相攻殺。因倪首係頸獻見。上願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上以虜殺我行人故。遂受三酋降。詔封瓦剌馬哈木順寧王。太平賢義王。把秃孛羅。安義王。於是賜印綬。俾撓本雅失里。其明年七月。遣淇國公福將五將軍出塞擊之。尚書夏原

吉議以爲師出塞遠。餉難。請用武剛車三萬輛。大率轉餉二十萬石。踵軍行十日。請築一城貯之。又十日。築城亦如之。上曰善。於是名所築城曰殺胡。曰平胡。居頃之。果敗阿魯台諸將。丘福等於臚胸河。其明年三月。上親勒兵十萬。發京師。大閱於鳴鑿鎮。出塞。至清水原。地鹹鹵。水泉不可食。軍苦渴。上默禱。而泉沛出。賜名神應泉。其四月。次灤海。其五月。至幹灘河。幹灘河者。元太祖始興地也。本雅失里率衆戰大敗。遂引去。是時阿魯台請降。并欲得女直諸番內屬。廷臣皆以爲便可施行。獨學士黃淮以爲虜狼子。

野心散則易制。得併爲一。則勢專難圖。上甚善之。乃不許平。大破於靜虜鎮。勒石玄石坡。禽胡山。清泉流而還。先是士饑。上以大官所儲給三軍。軍食已乃食。次開平。張易。大酺將士。士酺已乃肉食。其親愛士卒類如此。居歲餘。瓦刺馬哈木殺本雅失里。立答里巴。其明年七月。阿魯台與瓦刺相仇。殺窮蹙南保塞。乞降。請討馬哈木。上受之。詔封阿魯台爲和寧王。母若妻封夫人。是後瓦刺以和寧王故朝貢不至。數犯邊。其明年三月。上自將兵征瓦刺。待邊。其六月。至撒里哈兒。與馬哈木太平。孛羅達戰。擊破之。追

亡逐北。至土刺河。瓦刺逐。上乃班師。是時阿魯台

稱病。遣使請行在所。其明年十一月。瓦刺馬哈木貢

馬。請死罪。居歲餘。馬哈木死。子脫懽嗣。其二十年春。

阿魯台結兀良哈叛去。寇興和。上親征。類于上

帝。告于宗廟。社稷。厥明。輒承天門。馮居庸北山

川。告旂纛。太歲。風師。雷師。雨師。又四日。至鷄鳴山。阿

魯台大懼。盡棄其輜重於闊灣海旁。遁去。我軍捕其

牛畜而還。其五月五日。上復親征。宴羣臣。丁卯。大

閱。御製平胡三曲。俾將士咸詠歌。庚午。召列侯騎

射。辛未。發隰寧。北征。擊阿魯台。破之。遂擊兀良哈。蕩

其巢而還。是時阿魯台弑其主本雅失里而自立。本雅失里妻率其妻若干來朝。其二十一年夏，阿魯台爲脫懽所敗。人畜殆盡。其秋，上親征阿魯台。其九月，駕次沙城。知院阿先等來降。其十月，次土莊堡。韃靼王子也先土干等來降。上大說賜也先土干姓名金忠，封忠勇王。時故元苗裔爲馬哈木，阿魯台所殺。僕殆盡。金忠或言本雅失里子，或言答里巴子，或言答里巴弟之子。其十一月，還歸。以之虜降將屢告阿魯台，弑主霄。人違天逆命，當誅。願捐軀爲士，率先上田而休矣。兵數動，卽朕猶厭之。況下人乎。吾欲自

戢也。金忠曰：如邊人荼毒何？上曰：卿意故善。然事須有名。漢文帝言：漢過不自先姑待之。其明年開平。將奏虜竊入數盜邊，請討之。其四月，上親征。道應昌，阿魯台遁走。其六月，次答蘭納木兒河，弗見一虜而還。是夜，上夢神爲我言：上帝好生者，再乃遣使諭虜，令自歸。乃班師。次榆木川而崩。當是時，內帑以數擊胡，匱士苦騷動。先是，廷臣伏闕下，以死爭。大司農原吉繫掖庭。大司馬賓自縊死。然虜亦以積威大創，不復肆如異時。乃上竟以陟方殂焉。豈不哀哉！洪熙初，賜本雅失里妻。妻母米月五石。會胡中諸

首。數相構戰塞下。款塞言欲降。上有詔。詔大將軍武安侯亨。大畧言虜多詐。受降如受敵。宜嚴爲脩邊。其宣德元年。馬哈木之子脫歡遣使進馬。令嗣父王。其明年。阿魯台脫歡亦力把力。王歪思各遣使朝貢。其明年。脫歡歪思又各遣使朝貢。賜之金綺。加賜歪思弓刀甲冑。其七年九月。阿魯台殺敗兀良哈。遂住牧遼東塞。明年。阿魯台遣使自遼東入貢。上方英武。閑武事。以爲往虜自宜大入。今願從遼東。此必有以乘我者。詔大將軍備邊。邊益嚴。其九年夏。瓦剌王脫歡攻殺阿魯台。欲領其衆。衆不附。乃求故元苗裔。

脫脫不花立之。居于漠北。哈喇噏諸虜皆應之。於是
 脫歡來。上阿魯台捷。且獻前元玉璽。其九月。阿魯台
 子阿卜只僉降。上納之。授中府都督。阿魯台部遂
 亡。剋剌獨盛。其正統元年。脫歡與其部酋朵兒只伯
 不服。數仇殺其二年。脫脫不花來貢馬。其三年。臺御
 史王驥敗阿台虜於塞下。朵兒只伯走死。其四年五
 年。虜驟貢馬。其六年冬。脫脫不花及其太師淮王也
 先遣使者貢馬。賜予可汗。與太師等也。先。脫歡子也。
 其八年也。先及阿魯骨遣人貢馬。是時脫脫不花弱
 而也。先強盛。乃以其姊妻脫脫不花。因挾脫脫不花

竝入貢得金幣無筭使人皆館京師逾春始遣還所
過時肆殺畧我往來通事人變詐出好語輸我中國
實虛也也先遂因通事人請婚中國通事人詳應曰
諾已謾之曰也先喜已通事人面謾曰吾爲若奏
上幸報可矣也先復大喜自以爲得和親中國迺誇
詡張諸酋揚揚大自雄也而朶兒只伯又死无返顧
憂侵驕不可忍其十三年十月上谷將楊洪破阿台
部于塞下其十四年春遣二千人大貢馬爲聘而
朝廷曾未知之也 詔對殊無一言半辭及和親事
也先始大媿恨其七月盡發其種落大入雲中上谷

邊而會中貴人王振用事。顧自憙。怙中國威重。以爲虜當可以聲勢壓也。佐止親征。大臣皆不得與議。於是公卿皆伏闕上章。章留中不從。丙戌。命中貴人金瑛輔邲王宿衛。而上自京師出居庸。過懷來。至上谷。天大風雨。雷鳴。其八月辛酉。師覆於土木。上遂北狩。百官廷勅振罪。振族誅。景皇帝以皇太后命。卽皇帝位。遙尊上爲太上皇帝。時國遭大變。衆恆索無固志。侍講程依天官。倡言當徙都。公卿業有遺家室南避者。獨尚書謙痛哭抗疏。稱引宋南渡事。以爲鑒。而中貴人金瑛亦以謙議爲是。遂寢。

其十月虜復入寇。上谷廣昌破紫荊關。遂擁上皇南進。簿於都圻。宣言索大臣王直。胡濙于謙等。詣行在。以觀中國俯仰。於是遣通政使復中書舍人榮克九卿如虜帥朝。上皇上皇微語曰。彼無善意。宜亟反。是日虜焚長陵。獻陵。景陵殿寢門。遊騎四出。南至於盧溝。廷議欲鍵九門。清野以老敵。尚書于謙曰。不有戰何以守。於是躬擐甲。先將士出。反闔德勝門而軍。示士卒必死。前簿虜敗之。大將軍石亨軍彰義門。戰疾力。又敗之。侯孫鏗王通中外夾擊。又敗之。虜勢沮。而諸勤王兵以次集。於是謙檄諸路募番

漢軍能禽斬也。先自效者予萬金。爵上公也。先心內懼。遂遁。而伯顏木帖兒奉。上皇出紫荊關。詔諸將分兵躡虜於清風店。大破之。而遣諸邊將各還鎮。於是都御史沈固。軍上谷。尚書石璞。軍雲中。都御史羅通。都督范廣。軍山西。都督王通。軍天壽山。都御史王竑。軍居庸。起周忱為司空。鎮撫秣陵。令轉蘇松餉。於是戰守盡大具。而虜使來諭平。方虜圍上谷時。擁上皇。索金幣。約賂至。駕歸。偏將軍郭登善戰守備。益力。狗雲中。雲中備亦如之。至都城。虜益以。上皇為盾。肆危言。譙讓少保于謙。颺言曰。豈亦未嘗聞夫。

社稷爲重君爲輕乎。於是與石亨等引兵疾力戰。發
巨砲擊虜。虜死無筭。殺其酋長鐵頸元帥。虜始知留
上皇終不得大賂。乃以好使奉。上皇廻蹕還。京

師。遜居南宮。大赦天下。時景泰元年八月也。是後瓦
剌酋知院阿剌遣使貢馬請和。賜勅答之。其九月。

普化遣皮兒馬黑麻貢馬。普化卽脫脫不花也。其明
年也。先欲自立爲可汗。數攻普化。且來貢馬。我報之。
稱也。先爲瓦剌都總兵。答剌罕太師。淮王大酋長。中
書右丞相。其明年春。瓦剌同牟撤來。王子遣使貢馬。
是年也。先怨普化。不立其姊子爲太子。而立其庶子。

遂攻敗普化遣使來獻捷時普化以數十騎遁去也
先盡得其妻子人畜其十月又遣使來朝貢馬且乞
命使通往來下廷議當是時也先使每至京幾千人
往來殺畧人畜益驕橫無忌虜又東結朶顏西交哈
密脇引赤斤蒙古往往窺塞下言官以爲虜懷窺伺
宜絕勿報使執政以爲難下戎部尚書謙曰臣職本
兵獨知有兵脫賊犯順卽當行天誅使事臣不敢知
也制曰使勿遣於是勅也先言太師求報使一本
欲遣第念往遣報小人言語短長傷和好無益故不
遣人來朝貢多乃至三千餘邊人苦之邊將請謝絕

朕念太師忠義姑聽。後少遣。臨遣時。與總目關會。得
爲詐冒防。其明年正月。宴瓦刺使臣察占等。二千八
百七十六人于儀部。勅賜其酋長正副使。二十二
人。遷都督都指揮指揮千戶等官。賞犀金銀帶有差。
它皆賞段絹靴帽。至十餘萬。其七月也。先攻敗普化。
普化敗奔兀良哈。依沙不丹沙不丹殺普化也。先聞
之。遂聚其族類殺之。前元之裔殲焉。乃自稱大元田
盛大克汗。西史稱由盛改元添元。田盛。華言天聖也。冒元
之稱。實非元裔。是後虜皆瓦刺種矣。事聞。下禮官議。
而儀制郎章綸言。可汗在戎狄。則帝者之號。觀其上

唐太宗號爲天可汗。元世祖爲成吉思可汗。可見矣。莫若賜勅。別封爲敬順王。或瓦剌王。便而安遠侯溥。給諫林聰。徐正。又言宜稱太師。至禮官會議。則言可汗。乃隋唐來。北狄酋長之通稱。非中國所禁。宜可聽。詔書宜稱爲瓦剌可汗。示羈縻便。其十月也。先遣哈赤貢馬貂鼠。我以書報之。竟稱爲瓦剌可汗。其十一月。瓦剌使臣火只爾。阿麻回回來貢玉石。却令自售也。先弟賽因。孛羅魯王諸酋。竝遣人貢馬。自是之後也。先新立。恐衆不附。欲通好中朝。始不復深入。先是虜騎屯和林也。先旣稱可汗。乃營于上谷。北哈刺莽。

來之地。而以輕銳屯沙窩。漠南之虜患。蓋自是始也。
昌平侯楊洪請出軍三道討之。與都督俊意同。獨少
保謙以爲虜方奉。上皇駕南還。討之無名。上竟
如謙議。天順初也。先有平章哈刺者。欲繼也。先爲太
師也。先不許。因襲敗也。先走死。後哈刺又爲孛來所
殺而立也。先之子爲可汗。始號小王子。小王子也者。
謀稱也。先時號普化大王。已小。王故也。小正子旣立。
無衆受制於孛來。瘤王子亡何。孛來殺小王子。於是
營於塞下之涼亭林子。時亦款塞求食。其二年春。孛
來阿羅出。始入河套。安遠侯柳溥禦之。輒敗。其二年

八月。胡騎大寇我雲中。直擣鴈門。忻代殺畧亡。美去。復寇我上谷。其五年六月。胡騎入河西。大將軍仇康禦之。敗績。遂度河。大畧當是時。孛來稍衰。而其大首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出。猛可少師。與孛來痛王子讐殺而立脫思爲可汗。亦曰小王子。虜中言脫思者。故孛來所殺小王子從兄也。脫思旣立。虜衆小定。而脫思弱。不能制其下。各酋擁兵自便。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出。遂大入河套。然相猜忌。不敢深入爲寇。時亦遣人貢馬。然兩酋必後先。按躡於道。恐中國有所左右也。其成化元年二月。彗星見西北。長三丈餘。三閱月。

乃滅。是時瓦刺太師阿失帖木兒使人貢由喜峯口入。挾三衛夷與俱。先是比使入貢由大同。三衛使從喜峯口。而比使至。賞賚燕勞。類優於他夷。以勝國遺孽故。至是忽自異。部以聞。詔言比使既混同三衛。直以三衛夷禮禮之。紉其心。虜使恚。有違言。通事人諭之故。上書伏罪。乃遇以故禮如初。於是著爲令。令歲冬農隙時。聽遣使。使毋過三四十人。使從雲中入。頃之。阿羅出結哈密北山。旱。西洋部酋。札加思蘭。字來結。其同部酋長。毛里孩。各爲黨。又東通朶顏。而中國被虜。若亡命者。爲鄉導。其九月。遂自河套。大入榆。

林撫臣項忠。盧祥任壽。敗之。會孛來與毛里孩。忽相仇殺。乃引去。我內邊自是多事矣。已而虜又入我雲中。塞。是年。朮加思蘭攻殺阿羅出。併其衆。而結滿魯都。僭稱可汗。以朮加思蘭爲太師。入於河套。大轉入雲中。上命撫寧侯行邊。故可罕脫思。不知所終。滿魯都亦瓦剌部酋。或云脫思族。孛羅忽。或云卽孛來。其五年秋。朮加思蘭與毛里孩。七烈忽。孛羅大。入榆林塞。已入上谷塞。轉寇朔方。遂至於固原。其六年秋。七月。阿羅出餘衆。寇榆林。撫寧侯擊却之。其九月。臺御史王越。廵邊。敗虜於平崖。窯川。又敗之黃草梁。其

冬毛里孩及其別部首也烈忽寇關中大將軍劉聚
擊敗七烈忽餘虜引去其七年王越奏乞搜套復東
勝乃遣侍郎葉盛行邊上方畧盛不知要領奏不可
遂寢其秋置榆林衛始葺內垣也其八年秋七月撫
臣馬文昇敗虜於黑水口禽其平章鐵烈孫斬首數
千其八月孛來引阿里孩男阿扯來營衆入於河套
其九月虜寇固原馬文昇伏兵湯洋嶺敗之斬首虜
凡二百級其九月撫臣余子俊築延綏邊垣徙鎮榆
林虜知有備不敢居套者垂二十餘年其八月王越
帥兵捕虜於河套出榆林塞行四日餘襲虜營大破

之虜懼益徙而北。其十月虜來貢馬。是月虜寇廣寧。虜可汗滿魯都寇宣大轉寇甘涼。又遣使貢馬。其十一月虜虬加思蘭大畧於鞏涼。是月滿魯都寇上谷。寒。其十一年撫臣徐廷璋築寧夏河東邊垣。其十二年春虬加思蘭亦寇上谷塞。其十三年冬虜可汗滿魯都太師虬加思蘭遣柄哈阿忽烈千七百五十人貢馬及橐佗五千。當是時虬加思蘭以女妻滿魯都。欲代滿魯都爲可汗。恐衆不服。廼謀殺滿魯都而立幹赤來爲可汗。不克。爲滿魯都所覺。遂殺虬加思蘭。併其衆。其十六年春二月滿魯都寇榆林。其三月尚

書王越等率兵出塞捕虜。至威寧海。捷首虜凡四百三十七級。其十七年。滿魯都太師馬亦思因寇上谷。塞。聲言報威寧海之怨也。是時大司農帥京營兵禦之。虜引出。其十八年春二月。山西臺御史何喬新敗虜於灰溝。其冬。滿魯都死。馬亦思因立把禿猛可爲可汗。亦曰小王子。尋遣使貢馬。其十九年。馬亦思因寇上谷。塞。其四月。寇興和。是年。虜驟入宣。大烽火通於長安。其二十年冬。虜騎寇雲中。塞。其二十一年春。虜入開原。塞。其冬。入甘涼。蘭鞏。弘治元年夏。虜可汗部及答剌忽諸部入貢。其冬。虜可汗把禿猛可死。弟

伯顏猛可嗣。其十二月。可汗部及札加思蘭諸部入貢。其二年春。可汗部及瓦剌部入貢。時瓦剌種之留故地者。仍號瓦剌。在可汗諸部最強。是年六月。可汗部酋知院阿剌忽引四萬騎款塞求貢。上諭止之。虜亦知有備。引去。其十月。瓦剌部入貢。其十二月。可汗部入貢。其三年春。雲中臺御史許進貽小王子書。俾其還我河套。不報。是年六月。可汗部入貢。其四年初。五年冬。可汗部北貢馬。皆自猶兒庄入。宣大當是時。伯顏猛可幼。故鮮爲寇。其七年秋八月。虜大入我關中。而會可汗西部大酋脫羅干之子火篩壯用事。

大爲邊患。火篩者，故小王子部夷也。畜產富厚，倍小王子。小王子數與爭雄長，而議者言虜入貢，從邊關諸隘，熟險夷，又瞰知我兵力，於伏患不小。請閉關却貢，而火篩遂邀結諸部入河套，殺畧吏民。其十年冬十一月，火篩寇宣大。其十二月，寇甘涼。是月，虜遣使貢馬。時火可汗因火篩相仇殺，漸衰。十一年冬，十月，虜迭入榆林。寧夏大同。其十一月，瓦剌部遣人貢馬。十三年春正月，火篩寇上谷。其二月，詐敗我師於雲中。長安戒嚴。其七月，火篩寇榆林。其十月，寇順聖。其十一月，寇偏頭關。其十二月，遂入於河套。其十四年

正月元日。關中及河套地震。是月火篩寇榆林。其二
月臺御史史琳襲餘虜於河套。斬首百餘級。其夏臺
御史陳壽與火篩連戰皆捷。虜懼。誅引衆渡河北去。
其秋火篩寇花馬池。至固原。自是虜入寇。卽道花馬
池矣。是月火篩轉寇雲中。諸將陳瑛。朱瑾。馬昇。秦恭。
逮論。死宥適邊。十五年秋。置鎮固原。虜復寇大同塞。
其十六年秋。虜寇榆林。其十七年夏。虜大入雲中塞。
其秋虜寇環鳳。其十月。虜寇清水營。其十二月。胡騎
大入於陝西之靈武監。特小王子結兀良哈爲援。求
入貢甚急。不可。諸酋遂分道謀犯我。黃裏。黃裏者漢

言京師也。上命臺御史楊一清嚴備之。其十八年夏虜寇宣大時。武廟初卽位。命史琳及保國公出京兵禦之。琳等於是分道而出逐虜。虜不勝引去。已復入固原塞。頃之虜寇虞臺嶺。大將軍白玉戰敗。其九月虜自花馬池入陷清水營。大畧固原。平涼。安會而去。其十二月。火篩帥其子大入寧夏臺。御史楊一清禦之。虜引去。亡何。孝宗宴駕。逆瑾竊柄。輔臣本兵諸督府經國者。接踵逐去。而邊大圯。是年秋七月。己丑彗星見於參井。入北斗。至於戊戌。乃滅。其九月。制置使楊一清奏復城東勝。守河套。不報。其四年春。

虜寇寧夏。已寇花馬池。大將軍方寬禦之。中流矢卒。其十一月。火篩與小王子相仇殺。太師亦不剌殺小王子。而小王子長子阿爾倫台吉遁入於海西。居青海。蠶食諸番夷。諸番夷畏之。而河西始有虜患矣。其七年冬。虜可汗伯顏猛可禪仲子阿不亥。阿著卜孫伯顏生三子。長阿爾倫。次阿著。次滿官。嗔父之阿爾倫死。遺二子。長卜赤。次乜明。皆幼孤。伯顏乃以阿著嗣。稱小王子。是年虜寇固靖。遊擊史鏞敗之。虜潰去。其八年秋。虜寇雲中。又寇上谷。其十年春。寇固原。其秋。又寇花馬池。畧秦隴。又轉寇大白羊口。將逼居庸。

關。詔侍郎丁鳳都督劉暉出京營軍禦之。虜亦引去。其十一年秋，虜寇宣大。其冬，虜突入白羊口。其十二年夏，虜寇朔方。其秋，大入花馬池。秦隴大震。頃寇陽和。已寇上谷。備守張杲禦之。虜遂解去。是年阿兒禿廝亦不剌往歸小王子。其十五年秋，瓦剌與土魯番相仇。自是瓦剌部徙而西，不爲我患害。其十六年，虜寇花馬池。時虜可汗阿着死，部人立故阿爾倫台吉之長子卜赤，號亦克罕。亦克罕者，虜言可汗也。亦可罕控弦之士七萬，爲營五在偏頭西北。威寧海大沙窩古雲中，五原郡地也。別部四北部曰兀良哈，叛

去不服從東部三曰岡流曰罕哈曰爾噶大營七衆
可六七萬直上谷南部二曰哈刺噶曰哈速大營各
一衆可二萬直雲中西部三曰應紹不曰阿兒禿廝
曰滿官噶大營二十五衆可十三萬直榆林又西爲
瓦刺衆可五萬直酒泉大氐亦克罕所統部皆瓦刺
種而在故地者猶稱瓦刺云亦克罕部東至朶顏西
至哈密控弦之士三十萬皆旁我漠南而故和林地
則黃毛諸達虜居之向勢弱近頗聞漸强大矣其後
亦克罕卜赤死而不及兒台吉稱小王子不及兒台
吉卽七明或曰卜赤子也阿着生六子長吉囊次俺

答。次兀慎。一克打兒汗。那言。次老把都。次那林台吉。
次我托那言。吉囊居河套生子男二十有一人。長吉
能。次大那顏。次小那顏。次僧戒阿不孩。次革革阿不
孩。次孛吉兒阿不孩。次阿卜害。次虎刺吉。次祝囊權。
次藕台吉。次狠台吉。次都喇台吉。次肯騰台吉。次格
力箇台吉。次那木漢台吉。次白馬台吉。次威正台吉。
次黃台吉。次打兒漢台吉。次艮定台吉。次筆寫契台
吉。子女子一。討賴。或言子一。委兀慎打兒汗台吉。或
言子四。曰吉能。曰打兒漢台吉。曰銀錠把都兒台吉。
曰筆寫契台吉。

通貢傳及
救市答問

吉能生五子。長把都兒黃

台吉。次炒忽兒。台吉。三子莫可考。次隱布台吉。次北把什台吉。七侄有衆數萬。亦居河西套中。舊東勝豐州地。第老把都兒。昆都力哈。有衆三萬。據開平。獨石外邊居焉。俺答居豐州城。其長子曰孔昆的祿兒。辛愛。黃台吉。居興和迤北。次子曰黑台吉。生把漢那吉甫。三歲而黑台吉死。其所生母胡媪者。俺答以事殺之。於是答妻一克哈屯。憐把漢那吉幼孤。而以僕阿力哥之妻乳那吉。以故阿力哥得領家柄。是時打來孫。瓦剌兀良哈皆小部。打來孫依套虜。它皆居雲中。西北依俺答。而會小王子裔孫土蠻。方分爲四枝。曰

多羅土蠻把都黃台吉曰麥力艮台吉曰着力鬼台吉曰克都台吉曰吉推衆十餘萬恃其蕃盛數與俺答爭強盛爲蘄遼迤東患害而俺答亦有衆十餘萬精銳者可三萬馬四十萬橐駝牛羊百萬歲時居雲中上谷迤北橫行塞外嘉靖初肅皇帝至神聖慮無不

在邊以楊文襄一清胡端敏世寧李康惠承勛相繼

爲本兵日嚴邊然於元年春虜猶寇花馬池乎其夏

寇固原其三年寇上谷龍門所備守馬騏禦之虜引

去曩時應紹不爲營者十其部首曰阿速曰哈刺噴

曰舍奴郎曰李來曰當刺曰兀罕曰失保噴曰叭爾

敖曰荒花旦曰奴母嗔曰塔不乃麻故屬亦不刺亦
不刺後亡去遂各散逸獨哈喇嗔存始阿爾禿廝爲
營者七亦屬亦不刺已歸吉囊合爲營者四其部首
曰呼合廝曰偶甚曰叭哈思納曰打郎亡慮四萬人
滿官嗔爲營者八始屬火篩已屬安灘安灘卽俺答
也於是合而爲營者六其酋長曰多羅田田土悶畏
吾兒曰兀慎曰擺腰曰兀魯曰土吉刺亦四萬人於
是吉囊俺答復強大矣其五年寇井坪其六年寇葛
峪其八年深入我朔州是時制置使王瓊修邊據要
害甚備其十年西度套河益恃其鴛悍擁十萬餘騎

至延綏。聲言入貢買賣。實欲困圍我墩臺。其十一年虜道松潘漳腦瞰蜀西塞。是歲虜中王住子亡。抵於漢。爲偏頭軍江咬住。言小王子將引衆四五百萬。大入塞。有狀。先是雲中臺御史何棟以彗星再見。其應當在邊事。請增宣大總制及都督。詔可之。推擇御史大大劉源清。都督同知郤永往。其十二月吉囊帥四萬騎踏冰出套。潛伏山後。欲西搶迺。先遣千餘騎從石觜兒渡河往野馬川。且日千餘騎。度煖泉兒。與沙山虜竝西南走。許言寇亦不刺。五郎漢以出漢不意。頃之。侵我鎮遠關。我王將軍效斬首虜凡一百四

十級。然自是雲中虜皆入套。益爲河西患矣。按輿圖。河套在東。賀蘭山在西。天隔以黃河。不可渡。十數年。而來虜乃用牛羊皮爲渾脫。雖夏秋亦可浮水渡矣。以故套虜得入山後。而長流水。青山墩。虜亦東北走。然西行則必奔蘆塘。松山。土豹嶺。以犯蘭靖莊涼間。殆亡虛日。其十月。大同一卒王福勝。以帥李瑾治兵嚴。集衆弑之。執中丞潘倣。嬰城叛。因遣通事人楊越。奉遺小王子金幣。及女妓粉兒。金斗兒。曰。中土饒可。帝勝沙漠也。其十三年正月。福勝念邢通事往約虜。久不至。復使薛源。以紅綠緞。二純繩。繫出城。齎錢。趨。

虜虜行至白馬城迤北會酋長黑台吉青台吉卽遣
闕鉞送奉繒幣因與吉囊合營詣城下福勝及曹璽
張進寶許淮武城等攻敵漢兵凡三日引虜十餘人
入燕勞如上賓因指顧代府曰吾以此府居而小王
子可乎諸虜皆叩頭而退其後小王子果勒兵塞下
會陝西帥帥輕師潛出襲其輜重虜知狀解去其四
月俺答挾衆欲入貢其七月吉囊入榆林大畧安定
花馬池賴制置使唐龍策斬首虜四百五十四級賜
爵有差後御史劾大將軍劉文冒功掩罪不問以虜
自弘治而來大爲朔方邊害而況近者殺大將抗雄

趙瑛至鴛鴦。父老以爲此捷功不二於朔方也。居有頃。吉囊僉答阿不孩復擁衆十萬從延綏定邊乾溝入鐵柱泉。謀欲犯固原。不得入。青沙峴遂深入安會。金三縣。大帥劉文擊破之。斬首五十級。已擊其歸路。又破之。斬首五十七級。其八月。胡騎五萬從紅山堡入靈州。將軍效擊破之。斬首二十八級。其十一月。小王子引萬騎逐水草至威寧海。白墓子於是臺御史韓邦奇遣遊擊趙綱爲一軍。軍於高山站。戴廉爲一軍。軍於聚落堡。頃之。胡騎五千從啞口屯還走黃家山。臘鷄屯。而偏裨段堂兵邀其前。葉宗兵擊其後。斬

首捕虜。凡八十級。奪獲馬一百六十餘騎。自是之後。吉囊壁西方。直關中。俺答壁中。直代雲。中小王子壁東方。直遼薊。先是。小王子多畜黃金犀毗。直百萬。有牛皮帳九。甚富厚。佚樂厭兵。祇射獵自娛而已。然套中不屬小王子者。亡慮率千人。卽亦卜刺。亦畏甚。又鼠竄洮州。吉囊分居河套。當關中。次饒。俺答分居開原上都。最貧媿不如。益盜邊自肥。小王子詘矣。異種黃毛悍席死地。亡。憚三部往往擣其虛。諸虜孕重。憊殞。罷極苦之。黃毛始降。自是之後。俺答移踞河套。窺我延綏。吉囊徙居山後。窺我寧夏。並在石黃。暖泉。列。

黃河兩岸相鄉而陳久之與黃毛併力往雲中伺大
邊求逞每入大輩十萬中輩萬餘少者數千是歲也
左司徒黃綰以兵變寧勞苦諸侯王因上書請罷宣
大總制提督以宣大偏頭虜不出小王子及吉囊青
台吉按小王子無常居其部可四萬人吉囊部可五
萬人滿冠部可三萬人火篩部可三萬人大率五部
凡二十萬人曩王住子言四五百萬皆欺慢我勿信
其十六年正月胡騎從偏頭直入威寧海子於是分
道逐水草揚揚自烏石嶺過彌陀山墩或野馬川或
圈子河或羅村北山墩休舍大同前衛兵出南門鳴

砲。行。至。沙。嶺。兒。會。虜。騎。百。二。亦。至。石。板。溝。聞。砲。聲。皆
還。歸。大。營。其。二。月。吉。囊。俺。答。竝。踞。套。而。答。所。提。又。皆
火。箭。部。夷。弓。用。鋪。筋。矢。用。鐵。鏃。九。精。強。邊。吏。以。爲。弘
治。成。化。時。所。未。有。廼。帥。五。千。騎。從。大。同。左。衛。大。黃。口。
沙。嘴。迤。南。灰。河。迤。北。逐。水。草。至。分。水。嶺。珍。珠。莊。窩。於
是。徵。使。三。百。餘。騎。馳。三。家。川。石。佛。廟。漢。使。謀。者。伺。之。
大。小。灰。河。之。間。固。已。二。萬。衆。矣。頃。帥。七。千。騎。走。玉。林
衛。尖。山。墩。三。千。餘。騎。走。大。同。右。衛。長。溝。馬。耳。山。而。以
七。千。騎。住。牧。謊。墩。子。久。之。復。合。營。三。萬。穹。廬。數。十。竝
聚。桃。林。山。往。往。遣。輕。騎。窺。隙。而。起。殺。略。我。軍。民。圍。困。

我墩臺滅絕。我烽燧或因而速繫。我樵人訊知。我虛實。大亡狀。是時塞下多畏虜鹵略。我廢耕。我近邊膏腴地土皆荒蕪不治。其五月。胡中益縱數百騎。少者或數騎。數十騎往來龍王堂窺邊。日時不乏。絕於是臺。御史史道度秋高馬肥。慮必先犯我雲中。廼以雲中奇遊兵爲一軍。軍於神木。上谷奇遊兵爲一軍。軍於大城。榆林奇遊兵爲一軍。軍於偏關。有如榆林告倣。則以晉遊兵往。雲中告倣。則晉兵移。平虜城皆艤舟而度。其六月。套虜營又逐黃河水草。自橫城至花馬界。延袤二百餘里。每三步一人。人二萬五千二百

六十二人魚鱗而陳殆如漢是時虜益能繫筏及皮袋浮水聲東寇西使漢不可測於是使二千騎從水頭兒走威遠衛賊人嶺拆墻而入大將軍郝鏜提兵至亂墳山逢戰鎗砲火器所擊傷甚多其十月吉囊俺答阿不孩及喇不台吉復從黑石崖踏冰至河西套內居歲餘被蝗美草盡於蝗虫之口其十七年十月復度河而東逐水草至於是與小王子約連兵寇黃毛達子兀良罕已廼決策草青并皆入朔方塞塞上口語藉藉盛或言吉囊卜吉革兒俺答阿爾禿廝欲寇花馬池或言卜只哥兒阿探欲從定邊營深入

或言吉囊有衆十萬鹵略我邊人六七萬強益盛小
王子亦皆治鍬鑿牛皮撐棚欲寇我乾溝皆有狀督
臣劉天和乃令延寧備定邊乾溝花馬池固原備甜
水堡靖虜十八年正月果至大沙窩小王子乃與諸
虜別去於是吉囊喇不台吉往大青山迤北俺答阿
不害往豐州迤南頃之臺御史道見爲永寧旁近天
壽山恐河水漸解竊必虜至此地避夏乃上書請延
綏偏宣遊兵以爲應援先是大虜在延寧宣大套中
久 上幸發京營兵往而屬大司農轉餉虜以故弗
敢入道大意欲請如故事使其二月胡騎六百皆披

戴明鐵盔甲執鬪器從安子山墩東空入頂之古城
墩鳴砲於是指揮使戴昇提兵馳聚落城已雷公口
泉墩復鳴砲而備守使閆桂兵盡捕伏高山城是時
漢兵列花園屯峯子澗甚具頃羽檄交馳都督梁震
復擁精兵壁懷仁而虜騎亦冉冉至鄭家堡矣分六
七百騎從西山馬石嶺口落川東南走我兵追奔至
石梯子會莫虜皆休舍閭家村旦日零騎馳南梁漢
亦出兵馳三十里舖虜佯敗北示乏馬以誘我我備
守使蘇英覺於是捕伏豬兒窪少出兵倚河而營頃
虜望見漢兵大喜以爲漢幸中我計趨發兵鼓行而

武功錄

卷之二

三

四

前及至漢伏兵從中起鎗砲弓箭並發如雨虜大驚
去日夜馳是夜我兵追亡逐北至新城城頭鼓發鷄
鳴矣虜遙聞山谷間有漢兵聲息廼先遣五十餘騎
批戰會天大雨雪蔽面士卒墮指者什二三兵罷虜
亦從馬石嶺出口落川往東南走漢伏兵復追逐虜
益棄馬牛驢走石梯嶺還趨黃土坡偏將張世忠先
已至丁家村伐其歸路虜果牽空騎接至戰漢所發
鎗刀弓箭骨朵甚銳擊破之斬首凡六級餘黨皆逃
走復追亡海子窪斬首捕虜凡一十八級奪獲馬凡
六十七騎明甲三鐵甲一夷器達箭五百一十有奇

我兵傷史堂等凡一十人。漢馬死者凡一十二騎。已
又追亡至西山。虜得阻山爲險。拍馬張弓誇漢兵。漢
兵疾力戰如初。又擊破之。斬首凡二級。奪獲馬凡五
騎。其七月。西寧人徐友信自虜中來言。吉囊已至咸
寧。海迤北。俺答阿不孩喇不台吉。已至下水海迤南。
北小王子已至大沙窩迤南。合營謀欲大入塞。於是
副將軍戴廉出聚落陽和。指揮白欽出四十里舖。都
督梁震出方城。遊擊王陞出懷仁。當是時。天城有備。
陽和有備。中路左衛有備。威遠有備。而獨西路平虜。
井坪。朔州。止老營。援兵而鎮城。及聚路高山。止正兵。

兵不至四千七百人。臺御史史道迺請營兵并遼東軍。軍懷來。順聖保定軍軍渾源應州。有如虜一日起乎上谷。則我以上谷奇遊兵應之。偏頭軍軍雲中。延綏軍軍偏頭井朔老營。倨有如虜一日起乎偏頭。則我以雲中奇遊兵及保定漢虜兵應之。上谷軍軍雲中。有如虜一日起乎雲中。則我以偏宣兵及遼保京營兵應之。其八月吉囊俺答阿不孩喇不台吉及小王子馳大肚窠止壁長東西可三十里。闊南北可十五里。頃之胡騎千餘從陽和二邊入。漢兵追至十里關斬首一級奪獲馬一十二匹。其九月胡騎三萬從

陽和衛大邊望海墩入。至沙河下營。於是二邊復溝
兒墩。及大同後衛祁里墳墩。謀者竝以其狀來請。是
時漢募得敢死士幾千餘人。而少監楊進引衆登城。
望見野狐嶺黃塵四塞。虜騎蔽川而下。亟使使者告
於臺御史。是日趨指揮林春揚虎登東塘坡列兵而
營。塵諸虜諸虜貫弓執矢跳驅而前。夾我城兩腋。衝
鋒我兵砲矢交下。所擊傷甚多。虜於是退奔五里之
外。休舍夜半。我兵竝詣虜營。發火箭火砲。攻圍虜虜
遂亂呼鼓噪。趨移壁。然已邊已十里矣。旦日。月出中
西路。及偏關。延綏兵至者四面。并皆馳鵝毛口。擊其

前鋒而以遊擊王陞提兵馳迤南磁窰口。叅將紀振提兵馳迤東。隼寨兒。此皆虜走紫荆關便道也。頃之胡騎二萬。果至泉子頭。漢兵合戰。獨一虜乘黑馬先登。麾諸虜。不幸中我兵火砲。旋墜馬。我兵劒斬其首。級虜皆股栗。退舍十里河。頃遣數十餘騎伺候時家莊。警急。見烽火候望。頗精明。皆勒馬而還。居二三日。胡騎二萬。復從大同前衛。宣寧野口。七諸墩。拆牆而入。大將軍梁震。卽從懷仁。因發紅旂。號召諸路。戒收斂人畜。臺御史度虜騎方南下。必從高山左衛。深入朔州。於是徵副將軍趙卿。備磁窰口。及渾源口。以扼

虜徑道戴廉備鵝毛口劉江備天城遊擊王陞備偏
嶺叅將張世忠備大峪口紀震備許家莊以扼虜分
道遊擊李蔡及叅將周常備馬邑井坪以扼虜朔州
道居亡何虜果先率八十餘騎走山陰釣魚岩誘漢
兵漢兵追奔酸茨溝虜乃出三千餘騎接戰我兵神
鎗佛郎機大砲弓箭甚銳擊破之斬首二級奪獲男
婦六人馬六匹牛驢羊二百一十五頭夷器達箭五
百一十有奇亡兵亡二人傷一十三人自是之後
上旣玄修西內念獨在按名法刑賞繩邊將吏而足
卽督撫大臣往往逮詔獄劾治輕乃謫戍而閣大臣

筦國者頗倚寵納賂賂滋章諸邊歲請帑藏金數百萬名餉犒而絡繹輸權門張勝諱敗冒功免罪以故邊愈益圯而虜患益滋其十九年八月吉囊俺答分道入上谷略蔚州馳屯者再月而守將以論功遷已小王子從大城陽和入吉囊從平虜衛入於是分二萬五千餘騎壁墳嶺墩一千餘騎壁三山墩五千餘騎壁井坪所賽兒嶺二千餘騎壁小青山墪賴平虜朔州堅壁不可下皆還歸堡化家庄旦日走羊房口已徇會寧灣及鎮河堡雲中軍顧與虜約若無我略我無若虞虜嚙指折箭誓而去遂越雲中度鴈門入

寧武嵐靜交城殺略亡箕臺御史史道大將軍王陞
幸無事俱置不問是月虜又略安邊定邊總制劉天
和禦之斬虜首凡五百級率張奴兒殺吉囊之子捷
聞賜金幣有差其二十年六月黑刺麻與小十王欲
寇蘭州畏蘭州邊備於是刺麻遣王家保而小十王
遣的納訶漢塞家保恐邊吏覺削髮爲比丘飾的納
無鬚爲婦人飾從河西沙井驛入塞廼知我蘭州兵
亡慮千餘人易襲我引衆由李成溝可襲而破也具
告囊小十王遣兵壁城下蓮花池奪獲人畜無筭已
遣的納等視河州被遷率所逮非復曩者所爲易襲

矣其八月吉囊從白泉口長驅入代副帥丁璋力戰
死事聞以樊繼祖鎮二鎮給帑金百萬起翟鵬督畿
南充豫軍事繼祖曰虜張矣一與當徒以七尺飽一
鏃耳于數何益堅壁不出遊擊將軍周宇竟禦虜太
原北死之而邊兵物故者亦什六七虜遂踰省而南
殺略以萬數至平遙居民掙白挺與格虜有斃者以
故不前吉囊方輦重出俺答復入越太原至石州殺
略益慘浸淫平定壽陽間矣羽書告急設帥守井陘
大臣制三關增築畿南亭障廣募敢死士下令督過
雲中上谷行間吏以屏翰失職其二十一年吉囊圍

忻代伎淫日夕卒死子拔不孩牧套中俺答初會兵
略黃毛是時俺答亦不幸大札人畜死者什二三大
懼乃往問神官神官胡中善卜者若欲得吉必入

貢南朝乎先是弘治朝答父認阿郎入貢父老皆相
傳以爲盛事俺答遂勃勃有通貢意矣而會石天爵
逐牧葫蘆海卽以金箭二枝馬四匹付天爵與肯切
令兩人款漢塞請貢因好謂天爵曰而幸爲我往
告漢漢與我我卽與小王子索降書自是漢耕塞以
內我塞以外卽弗與我我必以數十萬騎橫行塞上
不休矣是日俺答卽遣虜使及亡命谷世山陳坤吳

五十段月送天爵至陽和衛關吏不納已復詣雙溝
兒墩墩軍李重祿不知故廼留令箭而以天爵與馬
獻見塞吏言欲請歸降頃之滅窪墩墩軍劉進見谷
世山具爲俺答告入 貢意然後進天爵問狀天爵
者卒石文宗子也嘉靖初往紅石匣被俺答所逮服
役至今頗親愛之邊吏竟弗許俺答怒其五月克藏
族引海虜大入塞克藏善故甘州番族也以罪亡抵
隆奔族已移西石峽是時小王子把巴台吉方號召
海虜於是整克大同義罕打罕乃使阿都赤請受事
於卜兒孩孛著孫著小捨王等以爲幸而許我我易

牛羊以從不然者吾直走塞上請內從今我海上騎
萬數方陳兵鹽池唯若等馬首是瞻初卜兒孩遺帖
木哥請質子建衛後以吉囊至遂寢至是大同義罕
打罕亦意在漢市不可得其六月俺答竟入太原至
七月始出塞破衛十破州縣三十八殺略二十餘萬
人馬牛羊二百萬衣襪金錢稱是焚公私廬舍八萬
區當是時諸將皆觀望不戰獨偏師張世忠張宣張
臣以力戰死 詔賜贈卹祠祀勿乏絕已復有詔詔
無問部士賊黨有能殺俺答者賜萬金爵不次先是
胡莊肅松視山西學政發憤條邊事甚具書多不載

大都言大同陰納賂遺令勿踐已地而又欲徼倖一時因嫁禍於後人以致虜賊敢於深入而不息是山西之禍大同寔成之 上常拊髀嘆以爲忠 命擢

用而當路者嘻笑之以爲越職自炫鬻非所宜言也欲頓蹙敗之轉叅政備兵代州居數月虜入論免官自是虜益橫歲深入而輔臣規 上意厭聞兵諸警謀不時上獨制置使翁萬達請罷戍寧鴈內邊八百里併守雲中外邊可省十萬緡 上嘉納之中丞孫

繼曾持不可 上怒逮至京率從萬達議其十月俺答及小王子皆聚兵打狠二營見河益治鞏鑿謀欲

寇保安或言浮河寇西海或言寇雲中或言寇蘭州
寧夏紛紛藉藉甚旁午其二十二年九月俺答竟中
分軍一軍寇黃毛一軍入河西套於是胡騎六七百
皆披戴盔甲張旂幟從北海子還從大川我軍先已
伏獐子梁河口及石觜兒大川口紅山墩虜猝至伏
兵隱隱從中起舉火鳴砲追逐至老溝破之斬首二
十級奪獲馬三十騎已追至文家岔破之斬首十級
奪獲馬一十五騎其二十三年九月俺答旣得海虜
爲因緣廼復迫脅諸番及紅帽兒等族以益其勢賴
上威武神靈所變化番族皆逃匿不從俺答乃走張

掖塞殺略人畜頃之虜從刀楞山透甘溝小清山已透黃羊川七姑堆將軍廼下令令諸番有能斬首一級者予三十金奪獲馬牛羊卽以獲予之而是時虜騎七千已從黃羊川過分水嶺直走西海矣自是之後零騎常往來黑古城寒鴉口大河口將軍以爲當備水磨川高古城三條溝王秀堡毛卜刺乃治賺馬坑及田車火器以備虜居亡何虜乃帥二十餘騎視三條溝見我塞上備於是從大小膳房鷲烏平羗照壁山走黃城兒我兵亦自水磨川還永昌旦日追亡逐北至回回墓虜亦陳兵葦山口與我師相去三十

餘里旗鼓相望虜廼吹舉喇叭張里纓坐纛氣甚雄
我兵行捕至沙河虜悉走復踪襲朵蘭雙莊兒虜廼
三分軍鼓噪我師殊疾力追至果園破之已至烏牛
壩破之已至茨胡破之大率斬首虜一百二十二級
奪獲橐佗馬牛羊三千一百六十七頭夷器計什物
亡美於是大將軍仇鸞驗夷器坐纛纓皆用五色頂
用銅鐵喇叭用木帽用紅氍毹靴用粉皮袋用金甲
上用明柳葉下用鎖子圍肩綠閃色襖黃段邊臂手
用皮吊線褲用皮佩香繫縑皆異常與漢同大驚其
十二月蕹台吉狠台吉呈自西海爲我兵大敗所鹵

略甚多其二十五年春虜竟深入關中總督曾銑因
上復河套議爲咸寧侯仇鸞讐誣論死萬達亦議以
爲不可遂寢是年四月俺答阿不孩及兀慎娘子見
甌塔城用牛二俱耕城約五六頃所種皆穀黍葛林
糜子又治窯一座大驪以爲偃旗息鼓歸休田野豈
不大媮快乎哉遂與平虜人高青馬一匹令箭三
枝紅毛頭旂一竿幸爲告太師阿俺答已具駱駝馬
牛白牛白馬各九頭色皆絕白及金銀鍋各一口要
請入貢如初先是俺答把都台吉與迤北滿會黑達
子有隙素相攻擊而又見雲中方修邊堡深溝高壘

以爲大舉必得二十萬然後可入其微意誠欲得漢
許和因籍兵數十萬威嚇滿會會小王子約俺答俺
答曰老夫業已易心移慮請入貢有萌芽幸無辱命
焉小王子乃與吉囊兒子合兵寇西番頃把都台吉
丈人亦至墩左按刀而右橐矢誠毋略漢塞已以刀
加頂因爲誓願充漢保塞夷是日俺答遣旁塞諸虜
寇鈔鷹韶保回子誠亦加之曰若等過塞上敢犯塞
上秋毫者聽若等得奪其穹廬及馬牛羊如令於是
使通事人李天爵至左衛大邊中平山告俺答以七
月旣望獻番文關吏頃把都台吉忽使通事人小子

引夷使二人阿俺答以今年馬年不利利在明年明年羊年也當以是年入貢今已擊牛祭旗燻在西北矣敢告於是邊吏留夷使二人居雙廟山墩而助馬堡鎮河堡破堡子堡卒謀欲以改機二疋青梭布二疋大米白麵各五升火酒二瓶誘夷使飲飲醉執而殺之然後請功事覺邊吏嚴爲戒頃之堡卒董寶竟從外塞殺二人及夷使一人奪獲馬四匹寶迺言是日虜帥五十騎到堡索我木工畫工鐵工往豐州蓋城夷使告以漢法嚴不可虜遂強捕我我大驚跳走墩上虜始退以六人伏泉上我是以殺二人其夷使

乃孫通所殺也其一人竟亡抵胡中而制置使翁萬達給諫徐自得後先以書奏 上有詔言迤北入貢

起 成祖朝原有封號印誥今奉來番文既無酋長

姓名年月求貢字樣顯是詐僞總督等官令通事譯審番文及該館官生譯語有無相同仍詰虜情馳奏居亡何虜怒漢無故殺僇我使者遂大入雲中萬達以三鎮城矣所不備者鎮安使帥趙卿駐焉其九月虜祥欲攻獨石帥違制悉兵走獨石虜竟入鎮安還走長安嶺略隆永而去頃攻滴水崖副帥董賜江瀚盡亡其軍虜遂攻懷來雲中帥周尚文穴地爲暗窖

質明虜壓我軍而陳遇害馬多什益發火器擊之令
士衝鋒毋効首功且而戰見星未已陳百餘合虜死
數千人恃其衆不歸也益治兵攻圍三日萬達帥偏
裨兵援者雜還虜然後解去其二十六年春正月俺
答大自愧悔以爲市事已葬今者以一使故用小隙
幾敗大事亟大會保只王子吉囊台吉把都台吉曰
吾終欲請入 貢備外臣朝請請甌脫耕具及犁樓
種子因歸耕以冀旦莫媮快幸勿復入寇於是白
馬一匹扇馬三千匹白橐駝七頭獻 皇帝陛下願
遺我白段一疋麒麟蟒龍九疋我若得白段卽以爲

袍掛大神道它悉以自服受漢 皇帝賜亡窮我豈
復有它腸之可虞請自今外塞稱臣於是東自遼東
西至甘涼不敢以半馬匹筴復至矣是日卽令猛可
白坦賽麻寫番文一紙旁註漢字用印齎李天爵等
四人復詣大邊海東山墩傳致二邊黑山墩言阿俺
答方在黃河東岸洪費子山吾來已走一十三朝矣
於是通事人王朝以天爵送大將軍林椿所卽移臺
御史臺御史詹榮屬備兵使陳燿問狀若俺答旣款
塞曩時胡亂我陝西遼東塞天爵應對甚支吾反覆
而制置使翁萬達以爲弘治中小王子番書猶能襲

殘元故號及平章知院御可馮今則無印信封誥渚
矣第番文稱小王子俺答吉囊爲大酋長者三把都
兒等爲小酋長者九誓以東西不犯我塞以結永好
辭頗遜順所許況自冬至春遊虜零騎數至墩求貢
我卽請以今秋爲驗有如東不犯遼薊西不犯延寧
甘固我卽限之以地與人旋質其酋長俟踰秋及冬
然後我頒賞我因縱其質而遣之北去此不可以觀
虜乎其二月俺答復以番文至大將軍周尙文以書
多草率弗上其五月俺答與把都台吉吉囊子竝居
威寧海子遣小四兒齎番文三紙漢文三紙詣黑山

門言阿俺答實欲入 貢以故弗從小王子寇遼東

塞隙益深而爲我亟告漢漢若許諾我我能連漢擊

破小王子以斷漢巨禍不然者則是漢自驅除我我

豈不能與小王子復講和我俺答豈爲慮我政恐宣

大山陝之間自今不得高枕而臥矣其六月俺答把

都兒官兒台吉益惓惓請款索段子氍衫紅氍諸物

因欲以義兒柳根子并番文相獻柳根子故漢人久

爲達所鹵略者先是把都台吉青台吉滿官填等以

龍年略廣昌蛇年略陽和皆不獲吉俺答夙好日者

卜筮術因與言曰吾始謂而龍蛇年當勿出今如何

哉吾欲入貢必須三年然後可頃之俺答與把都台
吉各遣虜往遼東視路而把都台吉因詣小王子是
時俺答欲得款甚堅唯恐貢事稍緩有如把都出其
東吉囊子出其西爲之柰何挽龍蛇馬羊年者辰巳
午未也至所稱引出其西西蓋指陝西東蓋指遼東
及順天言也時制置使翁萬達輩亦以爲因其款順
而納之 廷議竟以爲不可其七月俺答始與小王
子請和於是使小塞等二人告漢漢竟不納款自是
之後俺答遂走龍門所盤道口所過必鳴砲砲聲大
如雷漢出兵追奔至磨石口擊破之斬首虜三十餘

級奪獲馬五十餘騎而會大風雨如注諸虜阻山梁
以爲險發鳴鏑中我裨將呂陽及軍士死者亡筭虜
皆退舍李家庄頃復寇我拒墻堡賴周尚文車兵敗
却之其二十八年七月嵐縣人胡小子自胡中亡走
漢言俺答尚在豐州塔後山今與孩子玄于阿不孩
擺腰阿不孩兀慎阿不孩部雙兒台吉委兀兒慎不
哈台吉謀欲寇我雲中塞乃佯言入東塞以出漢不
意是時高茂張倉亦自虜中來又言俺答以金輸東
虜請東虜爲鄉導實欲行遼陽大鈔略略歲餘有獲
然後寇我雲中上谷間皆有狀其八月右衛人牛修

墩則又言俺答小王子帥二十餘萬從松樹兒入關南漢使謀者出邊調虜果二十萬從前白墓子岔河中分營一營走東道一營走西道俺答由柴溝堡過閭家堡休舍頃之從西陽和入塞我兵鏖戰沙嶺兒自旦至莫不克虜益爲營長水海子亡何虜騎從渡口堡傳發於是保定軍逢戰三十合石矢所擊傷甚多而是時小王子尚勒兵十萬聲欲寇獨石而邊益蕭然苦兵矣其二十九年二月上谷謀者言虜已移壁威寧海子已又言虜欲寇朔州於是大司馬言虜寇獨居威寧海子者最強而雲中上谷尤虜所甘心

焉有如入朔州則必衝白羊橫嶺紫荆倒馬諸關有如入上谷則必衝黃花白馬古北諸隘而薊州保定尤爲當路請嚴爲邊備是時遼東又言虜欲寇海西開原而朶顏諸夷則請備白馬關如是 廷議備薊鎮以爲京師屏蔽欲以河間軍軍密雲保定軍軍通州皆聽薊州度調 詔可之其五月三衛數引北虜犯廣寧遼陽睥睨白馬關益逼黃花鎮是時朶顏夷與小王子和親大司馬條對十事語在奏疏其六月虜數萬騎攻雲中當路塞爲三覆待我師大帥張達易而不戒直前擊之虜大至達戰死副帥林椿出援

亦殲焉事 聞逮郭宗臯等罰治有差起咸寧侯仇

鸞帥大同其閏六月虜犯河防口先是猛可犯馬蘭

谷鮎魚石臺御史王汝孝奏先後斬首一百二十一

級大司馬覆汝孝奏但盛稱功伐而不及失事將領

之罪宜命御史覈實以聞 報可是役也汝孝憤朶

顏諸夷索賞無厭嘗出邊撲殺之諸夷以此蓄宿怨

數入邊雖再失利遁出然後通東北大虜至亡狀嗚

呼寔禍所從矣其七月俺答脫脫辛愛等自威寧移

壁斷頭山調衆十餘萬謀深入關南宣大其八月俺

答引套虜入寇獨石外邊壁金字河兵部言獨石邊

南潮河川乃 陵京門戶宜發遼東軍軍白馬關易
州軍軍古北口 詔從之甲子虜至宣府兩河口鸞
遣其黨時義賄俺答以金曰請釋憾於敝鎮而東償
之虜乃東之上谷戒寇薊薊山外與虜界畜三衛蕃
馬鸞既使虜東詳奏虜情叵測 詔發京邊卒旁騎
屯要害邊兵發虎符遠不時會京兵非素練多烏合
平居則恣睢遇敵則辟易未有能窺左足而應者乙
丑 上命東官叅將吳尚賢出密雲西官叅將梁臣
出懷來爲宣薊援兵辛未命鸞調度諸路客兵同上
谷帥趙國忠併力禦虜先是虜犯上谷鸞引兵趨懷

來國忠亦趨龍門赤城

上嘉鸞忠勇特令兼將諸

路客兵而使國忠將本鎮兵助之癸酉虜遂駐大興
州去古北口可一百七十里鸞帥所部軍居庸關南
馳奏虜騎日東將窺薊鎮臣謹以便宜應援或隨虜
搏戰或徑趨通州備京師惟 上所命是時順天都
御史王汝孝居薊州以謀者言虜馳西北本兵於是
請亟止鸞兵勿東備雲中 上令鸞居居庸視薊州

緩急然後得還鎮亡何興州告急遂

詔鸞壁居庸

而 命汝孝備鞏華城副帥劉通備天壽山乙亥虜
循潮河川南下至古北口伏牛馬谿谷中頃之擁衆

簿關城大將軍羅希韓遊擊將軍許棠都護曹世德
提兵禦之不能却御史王忬按順天急疏言古北口
距京師僅七里地平無漫無衛戍可瞭望虜卽鳥
舉如景不可搏請固京師而集廷臣議戰守畫召
郡國兵入衛急京師疏發卽身馳通州過虜合毋
西丁丑虜攻古北口汝孝帥薊鎮諸將兵禦之虜引
滿內嚮以綴我師而它從間道西黃榆溝諸所拆墻
而入汝孝兵大潰虜遂由石匣營達密雲縣轉略懷
柔至順義城下圍之幾入其邪聞保定兵居城中遂
解去於是驚上書請復遼東甘肅薊州喜峰口關市

大略言俺答脫脫辛愛兀慎割據我邊墩臺虜代
軍瞭望軍代虜牧馬而故大帥周尚文又私使其部
與虜市而叛將王臣及亡命沈繼榮虜輒撫而用之
以故虜窺我虛實而邊益不可爲矣臣竊以爲胡中
生齒浩繁事事仰給中國若或缺乏則必需求需求
不得則必搶略彼聚而衆強我散而寡弱彼知我之
動靜我昧彼之事機是以歲每深入無不得利而返
往時虜曾請 貢廷議未從尚文懼虜衆鞅望必將
肆毒乃乘其效順之機投以貨賂之利虜旣如願邊
亦少寧尚文非得已而爲之也然與其使邊臣違禁

交通利歸于下孰若 朝廷大開賞格恩出於 上
詔曰此疏所言利害不但一時一鎮可行兵部卽詳
議奏聞毋得推避居亡何道路有言虜微遣人潛居
長安謀焚各場芻茭者給諫王德奏臺基厰等場積
芻宜半給馬兵半令五場商人轉入城中視上納數
而壩上御馬亦悉發郡邑牧養至厰衛五城尤宜嚴
爲令譏察非常 詔嘉納之丁丑虜至三輔自土木
難後百年靡敝至是市師廩廩集諸營兵壯者出邊
敗死悉老弱不過五六萬而諸中貴人厮徒負養在
其中矣戊寅虜遂走通州御史王忬悉收白河諸舟

楫虜逼通連日沮水不得渡會臺御史王儀亦至虜
乃壁營河之東岸孤山分鈔密雲懷柔三河昌平屠
僂甚慘 詔鸞引兵發居庸亟前禦虜已發羽檄徵
邊兵及河南山東兵入援於是鸞以雲中兵至都御
史楊守謙以保定兵至皆與副帥朱楫叅將祝福馮
登兵並環列崇文門彰義門一二日間七鎮兵十萬
餘雲輅於郊 上乃詔侍郎王邦瑞侯蔣傳督九門
門各文武大臣任城守從嚴相國嵩議也已 詔都
御史商大節募良家子蒼頭義軍可四萬又集武試
生可千人合坊甲保伍列者聞都門儆戒道路不通

益進守謙少司馬諸道兵皆就受成拜仇鸞平虜大將軍帥焉是時大司馬丁汝夔條對禦虜計甚備多不載而會偏帥戴綸李珍麻隆曹鎮歐陽安伏漢法繫獄他若遼東帥劉大章周益昌陝西帥時陳皆有風望禮尚書徐階請比張達例復居官如故令擊虜自效司隸陸炳請發太倉減直濟流徙老弱皆可報

可是日木星晝見守井宿巳卯虜大衆營白河東分遣遊騎略枯楊樹諸村然去京可二十里鸞率副帥徐珏遊擊張騰兵至通州列陳河西自固而守謙及朱楫兵營於東直門外時諸路援兵頗集而說者皆

謂宜移京軍入備內爨於是邦瑞請以巡檢軍軍東西長安市而尚書陳汝夔亦請城外兵入營十王府慶壽寺 詔從之時 天子坐西齋宮憂之無所出階密言虜間滿城西苑不足衛請還大內 上以爲忠而吏尚書夏邦謨亦請 上躬御正朝廷見羣臣以繫屬衆望侍讀敖銑則爲倥偬之際諸司章奏浩繁恐傳達不時因而失事左御史黃如桂謂不宜閉關隔絕內外給諫俞鸞請治援兵糗糧增設塘馬於薊州以便馳奏此皆部議所未及者頃之山西叅政艾希淳以進表至轉遷爲御史右丞偕侍郎孫禮治

城外壕塹以保關廂 上乃有詔詔九門以虜未至
毋先閉關以自困但加意防檢啓閉以時勿玩勿怯
已發銀五萬密雲二萬昌平充客餉庚辰虜駐通州
河東分鈔馬林店殺略居民亡笑焚胡渠馬房執中
貴人楊增等而去 上於是以虜倣命附馬都尉鄔
景和祭告 太廟亡何上谷大帥孫勇及遊擊賀慶
帥兵入援 上令與仇鸞兵會悉力禦虜賞勇及所
部金錢有差當是時士卒不宿飽及晨炊又不繼
制下犒師費莫曉所徵司農文移緩期啓廩則黼黻
薪炭無所需士卒疲甚鸞軍益驕辨髮入村落行略被

逮有司不敢法疏請上謂雲中首援士以疲故犯

新死薄其過覺而弗誅第付鸞撫處尚書丁汝夔下

令禁勿捕有捕至反捶捕者雲中卒益無忌患甚于

虜於是執金吾陸炳言犬虜睥睨通州未卽渡河所

恃者仇鸞兵扼其前耳今相持已久遠卒饑疲餽餉

不繼可爲寒心趣令大司馬應兵令大司農轉餉勿

乏絕令薊鎮守臣伺虜歸路遮擊之事寧紀功御史

王忬以聞上深然之因譙讓民部曰仇鸞等各營

兵馬至此糧草不敷安能應敵李士翱不以國事爲

重俱令停俸戴罪卽日計處兵食運送各營毋得違

悞時刻餘悉如炳言已給諫張秉壺請上居大內
意與階同上有特詔詔大司農近日關廂人民入
城者多米價騰踴必至艱食朕甚軫念亟發米五萬
石每石價五錢會官發糶於是給諫王德御史李逢
時請石直三錢五分禁富室乘機糶買者詔可之
已命都御史楊守謙同仇鸞相機戰守曰有能斬虜
酋首一級者予金一千二百兩賜爵都指揮使俾世
世勿絕斬虜首一級者予百金賜爵一級能奮不顧
身衝鋒破敵者雖無斬獲功亦賜爵二級頃之御史
姜廷願言虜犯通州乘城軍士止一千七百人今虜

野無所略勢必深入官軍環視而拱手莫與決一死
戰者請發勁兵迎敵 詔可之因下令覈古北口兵
將縱虜入境者以名聞已 命發戶部金五千貯兵
馬司聽御史商大節以便宜募軍有伎勇異能士倍
予金已 命叅將劉錦帥所部兵同王儀備通州已
給軍直米令其晝夜擊刀斗宿衛不得更番已英國
公張溶言守城官軍有兵無將難於統攝 詔戶兵
工各推擇屬官分遣諸門聽調度於坐門大臣是月
虜自通州度河西向而以七百騎爲先鋒至安定口
迤北仇鸞徐玨邀虜後騎於白河孤山斬首一十三

縱奪獲馬十騎壬午虜大衆薄都城分鈔西山黃村
沙河大小榆河 畿甸大震總帥高秉元都指揮伯
昂徐鏞提兵禦之不能克 上醮讓大司馬坐視不
行驅徐令朱楫亟以兵應援因下 詔詔以大通橋
漕餉餉軍士已 賜三軍金帛布八萬九千八百有
八十兩綿花二十七萬二百斤 上又念城中米價
騰踴預給官兵九月十月俸糧於是乎邊兵皆入援
王河矣而鸞竟不敢逼虜使謀候虜所至皆列營焉
自是後鸞益遣問許市守謙自謂被命將神京自衛
有如我軍一日不可支則虜張矢約勒其衆毋輕予

敵 上謂鸞不惜橫草爲士作前茅而守謙吝兵弗
逞志於賊心怒之居亡何俺答果爲嫚書附曩所鹵
中貴人楊增以進曰予我幣通我貢卽解圍不者我
歲一虔而郭 上以其書示大學士嚴嵩李本尚書
徐階因召對於西苑事多秘不載嵩廼以御朝旦日
上御便殿命階出集羣臣議當許貢與否廷臣相視
莫敢發國子司業趙貞吉抗聲言此何必問問則奸
邪臣必有以和議進者且虜大入震 宮闕譬抗我
吭而迫之乃許貢耶於城下盟何異爲今計獨下罪
已 詔進錄故都督周尚文功賜祠錄其後赦給事

中沈東出之獄捐帑金百萬而以百金易一虜不效
貞吉任其咎時東以理尚文功得逮故也檢討毛起
噤嚙言吾姑寬虜以予貢而後徐議守未晚貞吉怒
衆叱之爭之堅執金吾經歷沈鍊申趙語大宰邦謨
目攝之若何小吏也鍊曰大臣噤不言故小吏言之
獨不曰主辱臣死耶尚書階持衆議弗予貢 上遣
中貴人密窺會議諸臣聞貞吉言心壯之召入左順
門令手疏便計以上貞吉因請急遣近侍有才獻辨
博者一人同執金吾詣營中勞軍以激勵士氣仍許
開損軍之令令將士人自爲戰戰而能斬首一級者

予五金敢逼邇不戰者斬 上覽奏嘉之遷貞吉諭

德兼御史齎五萬金宣諭行營將士諸公卿由此多
嫉貞吉矣是時仇鸞拜平虜大將軍文吏三品以下
武吏副帥以下敢不用命者皆得以軍法從事而守
謙亦已進爲御史右丞矣於是鸞獻首虜六級鸞政
自孤山還至東直門徘徊觀虜所上首皆死虜有狀
而守謙兵薄虜營而陳以無後繼竟堅壁不戰 上
自是不說守謙矣是夕虜焚安定門關外民廬舍火
光震天明日 上震怒念太吏玩愒不畏法畏虜致
虜跳梁如此出御 奉天 公卿以下皆公服行拜

叩禮 命禮尚書奉詔書至午門大鴻臚宣示羣臣
於是給諫王德御史李逢時奏舉將才太史則尹臺
趙貞吉王維禎臺諫則張秉壺葉鏗唐禹楊允繩呂
光洵黃如桂部佐則江冕李棟劉自強黃元恭張材
司丞則張遊業縣令則馬如驥 下所司問狀時城
門傲戒民避虜至城下者不得入鼓噪聲徹西內會
德等言及之遂開門聽民得出入先是階在西苑與
上密言請以計款虜言虜所上書書皆漢文 朝廷
疑而不信且無臨城脅貢之理可退出大邊復遣使
齎番文因雲中守臣爲奏事乃可從如此往來之間

四方援兵皆至我得因而議戰守 上深以爲是甲
申階上俺答求貢議意大略如初是時獨通政使樊
深陳大政中言鸞與虜相持日久不聞一戰此非士
不用命卽主將養寇要功 上謂深借陳言隱攻鸞
况官爲民是日虜退趨白羊口而戶尚書李士翱待
郎駱顥兵尚書丁汝夔侍郎謝蘭工尚書胡松侍郎
孫繪皆奉 詔陳狀引罪汝夔竟下獄士翱免官松
顥繪蘭皆奪俸己 命執金吾逮都御史王儀叅將
劉錦繫獄初胡騎自上谷來本兵不虞虜猝至不爲
備獨御史王忬奏潮河川有徑道一日夜可達通州

亡何虜至 上徵使中貴人覘忬方厲士乘城 上大喜以故轉遷忬代儀時勤王兵未有至者都御史楊守謙以保定軍疾馳至入衛曰極知不敵然 京師急義無所得逃避也 上聞守謙至則大喜遣中使賜資問勞日數至輟大官飲食之進爲左司馬會大同咸寧侯鸞以師至激烈大言謬爲忠驟得 上而虜略郊關近郭者連日夜多殘破中貴人園宅寺院別墅在西山者甚壯麗尤苦之都御史守謙營城外虜騎三數輩旅進誘我師欲縱守謙恐陳動持不擊而中貴人請趣獲西山又守便宜急 京師持不

行相與環泣 上前守謙兵距賊僅數武憚避虜不
擊怨阻之 上時時凭高望見火光四起固心怛又
聞宮中人相向哭則大恚於是逮守謙同汝夔至午
門外訊鞫已捕至廷鞫之 命王邦瑞攝本兵以艾
布淳領守謙衆戶兵大小吏皆停秩乙酉虜遁至清
河迤北分鈔天壽山東山口康陵果園 詔大將軍
鶻嚴謹 陵寢於是御史邢尚簡劾奏汝夔及都御
史王汝孝總帥羅希韓盧鉞 詔執金吾逮汝孝檻
車膠至長安後汝孝以効首虜未減謫邊丙戌 京
師戒嚴侍郎王邦瑞請躡虜歸路擊之會天大雨彌

日京師泥淖竟尺御史呂洵亦言宜乘雨虜馬難騎
可攻 上然之趣遣郎中江冕董懋中等分詣諸將
營督戰是日左遷趙貞吉爲荔波尉貞吉以出城勞
軍還復 命因言臣已奉宣 明詔縣布賞格勸大
將軍鸞以乘雨襲虜仍傳諭城東西南備諸營獨上
谷帥趙國忠兵在沙河迤北臣未經陞辭不敢遠去
上怒貞吉言多欺誑逮送執金吾已榜掠之五十貞
吉旣出獄盛氣謁大學士嚴嵩辭不見貞吉怒叱門
者通政使趙文華趣入毋妄言貞吉愈怒罵嵩嵩愈
大恨乃詳寫貞吉齎金出郊外勞諸軍時虜騎充斥

徵發旁午而諸軍爲屯城外者相去各數里貞吉儼
民車致鸞所鸞不受餉虜且漸引去貞吉計畫無所
復之恐後時乃奉 勅巡城外偏諭諸營而還虜內
人多瘍略旣飽又感神異挾重北去以精兵殿且略
且行丁亥遂至白羊口迤東紅橋雙塔虜以白羊道
狹恐我軍邀擊之遂中分道半由高厓口鎮邊城半
由昌平東北古北口出塞鸞帥諸將兵十餘萬雲翔
相視不敢一矢加遺獨白羊守將不勝忿王愾惓惓
扼險要遮虜虜迫棄人畜擁衆還昌平猝與鸞軍遇
鸞未陳虜騎蹂入諸軍接踵死于道鸞匿車中裨將

戴綸徐仁奮曰賊入不擊恥也今避之又益恥也力
與戰不克虜竟長驅天壽山見總帥趙國忠列陳紅
門前不敢入而去是日誅汝夔守謙尸諸市夔妻流
三千里子適戍鐵嶺衛諸法司大臣彭黥屠僑沈良
才給諫張侃杜汝禎烏從善議以爲丁汝夔因事重
重發不適死 上怒復笞掠之數十僑等貶秩五等
侃等竟免官爲民初虜薄都城汝夔恐喪師輒戒諸
營兵勿輕與戰諸營兵惟守謙營最近城風聲易達
以故諸將士不戰者輒引本兵及守謙爲辭語 聞
禁中二臣由此罪至死不赦戊子虜出橫嶺口趨懷

來川制置使蘇祐臺御史趙錦李良提兵邀擊之斬首四十八級獲生口三人 上幸賜仇鸞以下金錢幣帛有差以入援効勞故也是日虜衆始盡出邊人馬饑乏皆不能軍鸞等懲白羊之敗終憚不擊而潛與之通虜安營輒立營其旁睨之虜去便尾其後鸞竟隨虜至石匣城及張家口古北口而還頗聞虜所至則書墻壁間曰仇鸞免送於是郡縣上虜所殺略人畜二百萬而鸞亦上功至八十餘級或云遊擊王祿于懷來斬首虜十七級奪獲馬十三匹遊擊柴縉于昌平獲男婦二百四十人都督九聚于海店生獲

四人或云鸞收虜所遺我稚弱及降若逃者以捷聞至是鸞姦益漸覺矣其九月遣侍郎駱頤察虜所往來死傷捕卒乘加鸞太保罷朱希忠以鸞代內使領營事悉以徒屬竄籍中操空名而耗實糈又不力兵上察其弊罷提督內臣置戎政府命邦瑞協理邦瑞奏建主事二人給事御史各一人是月召翁萬達爲兵尚書又不至以邦瑞代之其十月開督府薊門薊門舊隸輦下中丞獨修圻內治至是特建府四鎮焉又設經略易州撫臣以翁萬達至愆期降受之設守昌平都御史并通泳密雲爲四重鎮未幾皆罷

鸞請召雲中卒五百人營輦轂訓練給練武庫伏大
司空胡松奏在制外兵不內駐內仗不外移大將軍
易之非法鸞議格分遣使者畿南諸道募輕銳士歲
集京師備秋警鸞上請北征期以明年大舉括天下
積貯督逋賦使京營帥往諸鎮練伉健卒邊地有儼
諸邊帥束手京營帥又不任事日索燕饗而已鸞矜
其功伐擅自議語署置所上疏卽報可不下部議
然亦莫敢抗者獨王邦瑞力持不可而是時 肅皇
帝已三十年矣

中三邊武功錄卷之一

一

萬曆武功錄卷之七

翰林院添註待詔瞿九思著

中三邊

俺答列傳中

上谷守臣發藍伏勝爲犇虜因獻馬而會俺答自入寇歸畜產死人民疫病廼旦莫恐恐以殘殺過多天爲天所厭棄而況所鹵略大半又皆歸部曲甚創艾乃使其子脫脫率十餘騎詣上谷寧虜堡呼通事人出關語之故因鑽刀爲誓請以夷酋虎喇記爲質已縛我叛率朱錦李寶以示亡它腸曰若善爲我告邊

吏我以馬二疋贈若也於是督臣蘇祐等以聞大略欲分枝開宣大延寧市以我布帛糗糧易虜牛羊麋馬下庭中會議於是兵尚書趙錦大會咸寧侯仇鸞等請比永樂成化間海西女直及三衛事開市五堡漸及延寧大率歲四舉而皆以季杪爲期會故事北虜每一貢我燕賞費凡七萬五千餘金以故說者謂得健馬輕值利可三倍疏入上猶豫久不決會嚴相國嵩亦奏市可予請著爲令令歲予市者再詔曰可先是侍郎史道以予告歸至是起雲中主市事而以偏將軍徐洪佐之兵部郎楊繼盛深言市

不可因振暴鸞罪下繼盛吏於是制置使蘇祐及臺御史何思大將軍徐仁微使謀者馳灰河道逢脫脫爲言塞上幸許若市矣脫脫乃目笑噉咷旋自疑弗信謀者具以實告脫脫對曰第恐若誘我我阿答第一至暗門若必襲而禽矣道廼復遣偏將軍徐洪劉潭至寧虜堡明示以丹青之信脫脫始躬帥二百餘騎到塞塞上指天日以爲誓誓毋復犯漢塞已廼請曰阿答誠惶懼常恐以一日之不祿煩太師斧鉞唯是日廩廩待罪塞北太師儻亦有意乎洪好謂使者曰脫脫凡吾所言皆太師意太師不若欺也而且日

於是乎四月朔矣脫脫卽遣丫頭智頂拾卜紐的害兀嗑赤往雲中居二三日還報俺答期二十五日至鎮羌堡關市下先期俺答果至旣見黃帷香案叩頭跪起常自稱皇上皇上不容口我曩時欺心侵犯負漢德自今改心易慮願爲 陛下保北塞謂答不信天刑所不赦已俺答送奉九馬曰俺答敢獻 皇帝陛下馬必以九我夷中以九數爲至敬也已俺答誠諸酋母飲酒失事母予駑馬馬必身腰長大毛齒相應然後入於是俺答及脫脫巡徼關市下諸酋肅然旣四日市馬凡二千七百八十餘匹以我繒帛已竭

而罷因具酒食犒勞如禮鸞廼請比女直故事賜俺
答大紅紵絲膝襪衣一表裏金帶一金頂大帽一脫
腕大紅紵絲一表裏丫頭智及虎喇記等四人青綠
紵絲衣皆稱是公賜 勅書一道得出邊已俺答遣
丫頭智牽馬二騎送督臣史道道請發軍士時議者
以龍門所去滴水崖可七十里虜衝請著于令甲勿
復議開市至撫夷與永寧城埒歲皆以六月十五十
月二十爲期會大酋長能奉我文吏約束毋以小入
盜邊賞花幣一純與它酋異而漢亦毋得闌出邊通
虜其六月上谷新開口堡市成先是酋長把都兒辛

愛伯腰卜郎台吉委兀兒慎台吉以市未有期齋通
事人酪酒十占及熟羊肉十腔赤扇馬一匹請期於
太師得二十三日幸開市是日易馬凡三百餘匹頃
之印烙給緣邊率是後俺答請復市歲率以兩市爲
例 上所予太僕金十萬雲中得六萬餘貸上谷道
乃泰雲中市易緇幣四千七百四十疋價費八千八
百九十三兩梭布七千疋先後易馬四千七百七十
一匹馬每匹十金費凡四萬四千三十二兩它悉以
佐犒勞費其七月議開延寧市鎮巡張愚等以爲延
綏東西相距千五百里無邊牆獨定邊稍具又地多

平漠而況至紅石硤僅九里外卽虜穴於此開市恐
召虜侮以至 國初而來未有議市者無已請於花

馬池花馬池界在二鎮之中邊垣三百餘里而遙乎

宜令延寧合市而以先後互易便是年竟以吉能市

延綏狼台吉市寧夏史道疏載市花馬池悉如雲中上谷漢因

使謀者喬得出訶虜行至桑梁被鹵得廼請於吉囊

囊方以市成爲幸卽犒勞以酒飯遣之還先是俺答

漸與小王子不相下旣得 漢天子金幣喜揚揚甚

自得以爲持歸是可以矜誇小王子矣行至拾字庄

窩西溝逢蕭芹丘富呂明鎮閭倉等芹故左衛人而

富亦衛舍餘也夙習白蓮教黨與幾百竝亡抵於虜
自以爲次王與謀中國念罪盈不可貫謂虜曰雲中
師毒水上流陰伏甲市傍若幾不免虎口今彼中歲
不稔城虛可咄嗟破也且吾有術神咒人人死噶城
城崩城中子女王帛萬計是之不利而利朽幣爲俺
答於是復有喜心矣脫脫卽遣丫頭智告雲中吏以
示異時有它狀非已意當是時蕭芹業已約張攀龍
侯天舉孫大興爲內應期五月初二日夜半具鉞鏹
開南關迎虜虜騎三門竝入會蒼頭軍賀白與王世
平至麗樵迤北逢隆等躡足耳語語如前期爲白等

所隣卽以告守備使趙綸是夜提選率巡徼南關王
得道等方會諸叛於黑龍王窰計上城邏卒卽捕侯
天舉孫大與果得腰刀小尖刀紅棗葡萄鑰匙三把
而俺答已擁左衛城下鳴砲矣監門戒嚴遂解去日
日邊吏大會主政張才逮攀龍至庭中問狀龍廼言
主此者實蕭芹喬源卦李三也於是制置使史道遣
指揮林叢蘭賫檄讓俺答脫脫旣見漢使媿卽偕往
俺答所誠答母輕聽小人言亡益徒自斃耳答唯唯
因飲叢蘭酒留一日而還脫脫送至五里許徼告蘭
曰阿父妄爲此輩所易誘耳今太師讓書幸至此不

至深入第恐有如一日零騎從間道撲至足爲太師
羞吾以間道指若若善自蚤爲計頃之臺御史何思
大將軍徐仁捕芹及攀龍家室數十餘人銀鍤示丫
頭智令歸報俺答彰芹言不足採丫頭智跪起曰若
旣有一神術抑何染妻若子皆不皇恤也於是齋丫
頭智檄以往頃俺答果擁衆馳榆樹窩庄丫頭智追
脫脫付以檄文曰此漢太師檄也吾已見芹妻若子
交三木就繫柰何尚自以爲喝人喝城乎脫脫具告
答答殊無意往獨芹堅執不可以爲漢不還我家室
吾必擣長安不已於是俺答壁外邊遣輕騎三百從

片至破虜堡熟視片片至墻下喝喝如此者三日夜
聲已盡失不能語而墻竟不少崩也俺答始悔爲片
所左乃使使者告吉囊令傳把都兒黃台吉誠勿復
聽片吾已決築城豐州以耕種爲務矣是時督臣蘇
祐見爲胡騎倖至此人必以喝墻誘之者遣裨將劉
潭往以潭曩與雲中市與俺答脫脫夙相喜故也潭
既至右衛馬堡召脫脫丫頭智問始與漢盟如何脫
脫卽引見俺答皆言此來非已意具番文以告於是
督臣遣通事人王相往俺答管索蕭片其六月叢蘭
執李定閻倉王得道呂明鎮曾大赦左紀陸繼先陸

塘張淮賀友貞張廷春來獻已潭益薄青脫脫又行
賂賂縛叛乃歸而請俺答俺答卽遣蒼頭儻兀等四
十人從丫頭智鮮爲易馬護蕭芹至鎮羌堡使芹市
甲與側禽芹黨數十人獨喬源丘富劉景陽竟匿虜
所不得出事 聞進史道尚書鸞太傅俺答爲人慄
悍貫絕諸虜第獨苦不識文藝少智以故漢人亡命
者易於誘引百欺而百折始芹至虜時言虜不從我
我以車輪馬頭大水冷擊死若及至塞輒又殺水泉
兵及巡徼兵十八人以示無欺答意答益信弗疑於
是與芹等騎馬而脫脫丫頭智乃惡其敗漢約怒罵

盡奪其馬與衣殺張應儒等三人而答尚立塞外媮
快自若望喝城喝城其輕信術士言類如此其秋仇
鸞言庚戌之變由影克哈哈赤陳通事請發兵擣其
地益方輿督臣何棟爭以爲是樹虜黨而徹我藩也
乃止入 貢如初市初議議以段布米麥易馬牛羊
後虜欲易馬急漢第以布帛應之頃脫脫言富虜能
以馬易繒貧者唯有牛羊而已我胡中富者常什二
三它皆貧請易菽粟道欲許之以爲粟五斗可以易
一牛斗餘可以易一羊計莫便於此者而說者曰虜
故不粒食此不過欲得我粟以食我逋逃我復資粟

彼益不內思矣。此甚迂願。上才察蘇祐議以爲非迂。一牛數庾，一羊數釜，米如珠而虜如山，竭廩不能厭也。是時雲中卒除我羅戶，我多戶物爭兢殺我，率三人督臣令俺答點問，答迺以鳴鏑射兩酋，幾先奪其馬五十匹，牛一百頭，久之。小王子部夷不爲慢等，引三萬騎大會把都兒，謀欲寇雲中塞。俺答以將軍令誠把都兒勿往，因奪其高招坐纛諸物，遂引去。道遂以檄止俺答，勿復請粟。於是御史王紹元劾道，脂韋渙恣爲國辱，給諫何光裕等，御史龔愷等劾道，欲爲虜請封號。且虜所上表章，皆道爲撰有狀。上以

裕愷既有所知當不移刻陳奏何專一探試朝廷
各廷杖八十奪秩一年而道亦以此予告歸其十
一月虜酋以不得菽粟三入塞鹵各畜產甚多邊吏
讓俺答答謾應曰有之諸虜以貧故飢餓無從得食
往往嚴禁弗能止譬如中國法雖嚴民間豈無寇竊
邪我能自不入犯不能禁部下之不盜也其十二月
俺答姊夫卜吉哥以道遠赴市後期俺答慮有以分
市利令入山西求市守臣不應復叩雲中因市大沙
溝易馬凡四百匹貢馬凡十八匹會莫虜衆潛襲入
復奪馬略人褫其衣而去事聞詔煖非特開市停

臺御史何思大將軍王懷邦俸已俺答復遣使進馬
九匹而以三百匹求市請飼牧弘賜堡部使者李逢
時謂 詔禁非時市叱去逮諸通事人就吏於是俺
答寇雙溝鶯李家寨已寇團山墩及威虜張家堡我
軍皆大敗 朝議於是藉藉歸咎馬市非計鸞益勃
勃不自寧矣密疏請罷市有 詔禁言復開市事其
三十一年正月虜入王石匠河縱鈔威遠城外已胡
騎二千從弘賜堡入攻陷羊圪塔堡掘燒窯窖殺略
人畜雲中尤甚鸞請將營兵出邊往正其罪 上問
相國嵩嵩以爲可 上不許乃下疏曰若零賊無勞

卿行第遣將調兵逐勅是時鸞實無意討賊顧第爲
大言自解免嵩見鸞橫誕旣上寵信深不可間亦

欲因事出之以暴其敗缺如此居頃之虜叩上谷塞
求市撫臣劉璽言自開互市雲中寇盜不爲衰止而
上谷宴然今乘其效順之機撫之易耳請毋以拘臣
以歲再市法便兵部議以爲可第金無越五萬馬不
踰五千能守此則雖一年數市亦當聽之報可其
二月虜大入寇雲中鎮羗得勝堡圍裨將孫麒軍於
洞兒溝遊擊將軍呂勇劉潭提兵赴之望麒軍而陳
虜分守麒而以二千騎迎衝勇潭勇力戰潰圍出麟

潭僅以身免虜還攻二堡不下乃遁頃俺答擺腰等
移壁竝天城于虜塞於是邊吏赤白囊日夕上兵尚
書言前時虜當冬春之交移營遠徙今乃狡悍若是
度秋高勢益不可禁請嚴爲令許總制得斬都指揮
以下總帥得斬兵士并行咸寧侯鸞分剿以折虜謀
詔可居亡何虜復引二千騎寇我雲中威虜堡指揮
使王恭禦於平川墩戰死叅將張騰駐兵助馬堡相
去兩舍許閉壘不出虜遂由高山城輒窰兒南下大
略懷仁石井村而去督臣蘇祐言虜騎且三萬兵尚
書請備薊保及國門 陵寢 上允其奏而心慮之

令遣飛騎偵虜患何地及諸將有能抗禦與戰者否
因問舊時塘馬報事今如何也蓋是時邊吏無以王
恭死事奏者頃雲中臺御史何思以虜退聞上亟
覽其疏疏不言虜入所在及虜騎衆寡及出邊駐營
上益心疑之趣兵尚書疾遣人馳視虜以千騎入弘
賜堡已從榆樞入懷仁川已二千騎復入平虜奶河
堡使者具以實告因言恭敗死及偏裨呂勇劉潭張
騰孫麒焦澤王懷邦狀上迺譙讓兵尚書曰虜先
後無過二千騎耳爾等乃誅於蘇祐言謂且三萬其
偵報不嚴之效明矣輕率若此豈不有悞軍機驚疑

遠邇耶已兵尚書以諸將校失律狀奏於是 詔執
金吾逮孫麒劉潭免王懷邦呂勇焦澤秩級令帶罪
視事得自効雲中自弘賜堡拒虜市後日苦侵暴虜
數傳言求開市如初至是復遣了頭智求市且云不
允則大舉入寇通事人林叢蘭故與了頭智善廼誘
入塞縛之智曰殺我易耳第恐中國自是無寧期矣
叢蘭方以它事適邊 詔釋蘭遂梟斬了頭智雲中
市自是之後遊 劉潭詭稱虜且貢馬臺御史何思
以其事請因齋使者王銳金縉至邊率無一虜至諸
將急招虜曰若來吾以 天子賜與之於是虜擁至

副帥王懷邦幾爲虜禽賂免饒陽王克績劾奏之以爲虜且充滿館舍醉醲飽鮮事之惟謹以故虜益橫行而莫敢誰何諸將且誡士無殺虜殺虜如殺民罪且上谷亦開市今且六七舉而未聞有一失者以將有人故耳 上命山西御史李逢時覈實以聞下徐仁獄懷邦竟免官鸞乃提兵往上谷塞往正虜罪其三月定遼軍徐打成自胡中亡抵漢尋叛入虜至是詐稱兀力其山衛指揮納兒賚 勅書及馬入貢事覺伏誅沒入勅及所進馬其四月鸞提兵出出鎮川堡旣行二百餘里至貓兒莊逢伏虜殺我軍二十人

傷二百一十二人我軍斬首虜五級奪獲馬三十騎
然尚請比時陳例邀賞兵尚書以爲不可上竟賜
金五十兩表裏四之它皆有差其五月虜酋大把
都兒黃台吉等二衛諸夷及李家庄諸賊勢張甚諸
邊軍書交馳羽檄輻湊先是馬市興邊牆益爲虜所
壞壞者什五六上數下詔詔修邊境無驗益薄責
諸塞更是月虜復圍我紅城子堡二日始引去其六
月鸞奏曩時歲遣三輔踐更士六枝戍雲中上谷漁
陽而以六月往十月還欲轉弱爲強也今已屆期請
遣詣三邊邊皆三千人上報曰此事卿等但就營

中教練勿令之外時 上意頗疑鸞擁兵太重稍抑
損之以節收其權而禍已有萌芽矣其八月謀者言
俺答把都兒打來孫謀犯喜峯古北諸口鸞不幸病
疽請輿疾赴軍 上諭止之頃鸞死相國徐階 奏
鸞通虜誤國狀 上大驚命執金吾陸炳廉鸞會炳
與鸞有隙素窺鸞其根株窟穴所在皆夙知之先鸞
死一日炳欲發其姦恐按驗無實廼微使人誅鸞蒼
頭軍時義侯榮趨令亟逃虜以避禍察兩人行當至
中道炳使使者遮縛之悉發鸞初鎮雲中遺虜貨幣
諸物虜亦遺鸞箭囊恃此爲異時不犯雲中左券然

實時義往來胡中也事 聞下司隸縱跡驗問鸞先

有反謀狀於是剖棺尸諸市籍其家其九月虜騎三

萬從弘賜堡潰墻而入寇雲中及安東十七衛懷仁

二縣尋自鎮川堡遁去復以萬餘騎入平虜堡寇朔

州馬邑山陰諸郡 上以鸞既伏誅親舉謝典於內

殿五日遣公侯駙馬告謝 南北郊 社稷 宗廟

如禮因頒 詔布告四方虜始發難時調雲中卒萬

人戍京勞費不貲至是臺臣爲請罷其二枝其三十

二年二月虜從新河口入寨叅戎史略死之又入青

邊口副帥郭都死之延綏帥丁碧以衛卒與抗虜乃

引去其七月虜入古北口會霖雨道溽遂入雲中弘
賜堡直擣紫荆四鎮合兵禦之虜敗遁楊博言保安
廣昌兩關咽喉扼吭而治於勢爲易虜侵保安每折
而西必躡蔚州則廣昌尤急請設叅將與紫荆表裏
策應從之其六月總帥岳懋巡邊至滅虜堡逢虜先
是張彥文自胡中亡抵於漢授我通事後以功勞轉
試百戶厭俸薄計欲鬻陳以相虜復亡於是微告虜
我極知漢東南角可受敵遂被我軍殺懋及軍士凡
五百餘人彥文獨還居營營衆莫敢誰何其八月復
徵延綏卒二千入衛其九月虜犯神池帥漆涿追擊

至大虫嶺捨騎逐虜虜甚窘會諸軍爭級而囂陳亂
來敗沒其十一月虜入上谷柴溝堡御史吉澄言頻
以墩兵通虜故議罷於是哨探重置墩軍孤處單外
寧能赤手捕龍蛇哉其通虜計畫無俚耳虜來靡定
靡常先事資哨探將事資烽火若之何偏廢撫而厚
之則易虜之耳目爲我之耳目也 詔行修復其三
十三年正月靜樂人呂鶴約趙全王廷輔楊通等亡
歸虜先是鶴號稱盧山祖師呂明鎮又名呂二號稱
呂老祖專以白蓮教爲務鶴自言能識識緯言未來
事驗如神明廼傳告塞下今天遣北番至漢漢人民

死者當什六七吾欲脫衆生於尾有如改轍從吾吾能致若免虜患於是塞下遂視鶴猶神明是時丘富以芹事覺亡抵於俺答所爲部夷富曩在漢亦號爲丘老祖至是欲徼靈寵於俺答因言廬山祖師事謂若預知那顏興欲相與以有成答大喜迺留富居營中矣而會富有弟曰仝輒習梓人藝卽爲答造起樓房三區其壯麗已造舢艦一艘得度河西兵而東已置農器種禾答益大喜兩人相與爲刎頸交遂易富名曰一克喇把進而爲酋長矣自是之後富亦起室屋三區治禾數十餘頃然鶴亦時時浮慕虜恐虜沸

稔信我我將柰何計廼取二輔臺諫及金吾騰驥諸名籍持以藏橐中冀中俺答驩是日卽度鴈門走應州託於蒼頭軍楊通其以浮辭波蕩人如在雲中通遂執弟子禮師事甚恭以左衛餘丁趙全及臧盡田大倫至已渾源人王廷輔王爵至已真定人李巡劉本李忠陽至皆相得甚驩亡厭悔相知晚由此日夜謀謀欲亡入虜反居亡何鄉人梁天祿覺上縣官飛文全懼卽携妻子趙有庫趙有倉及其弟趙龍趙愷偕王廷輔李自馨馮世周陳鉞李河梁滿楊河羅朝室孟大益梁廷相張朝宗李山潘雲高金等三十餘

人從寧虜堡帥家口出塞，謀歸鐵背台吉爲兵。於是自聲易夷名曰把漢，筆寫契。廷輔易夷名曰猛谷王。餘皆從漢名，與丘富居古豐州川，造室力農間，則闌入塞謀漢好物賄答。久之，鶴亦帥臧晝等，從威胡堡潛出塞，謁富。前此胡中向無一筆寫契，寫契者皆中國識字之人也。請爲紹介，願得那顏受事焉。富卽引趙全王廷輔王爵見答。全迺言：俺答有天分，當尊爲帝。是時答方病在兩腿，患甚。趙全言：我善治，惜無藥耳。答與富謀，謀留王爵居營中，而遣趙全王廷輔還。與鶴索藥及百工五采，爲答繪宮室，造諸鬪器。鶴因

闕匿田大倫所。頗聞賀彥英以治弓矢鳴。遂誘英。英適有心病。鶴輔以醫。恙幸已。事覺。鶴卽移薛家營。趙全尚匿應州城中。買乳香地黃良薑諸藥材。田大倫乃引彥英謁鶴。於是先遣英及趙全王廷輔田大倫往。是日宿寇家寨。鷄鳴走塩房營。至酸刺河。從威遠邊出塞。旣至黃河東套。以藥材送奉富。富問英等惡乎。長英以治弓矢。倫以治農對。富具如所語。語答。答以趙全王廷輔田大倫屬富。獨留英。英出鹿角以爲膠。治弓數十張。答見大喜。而是時鶴已易名。姓曰王變。久移賊家寨矣。富急遣王爵田大倫索鶴。鶴報以

書約富與小王子反有期爵等既得書還歸逢小王
子部酋察罕於是殺倫而爵獨得脫身走報富富復
遣英詣漢視畜產地孰盛異時所鹵獲請轉若爲酋
長得視兵馬事不而欺矣英迺偕虎喇計小厮漢從
威遠邊入分走英走應州山陰虎喇計小厮漢走井
坪朔州英既至威遠城南爲指揮使張翺所執得其
姦請於督臣許綸按臣毛鵬卽下令令逮捕鶴及臧
畫楊通對簿悉如英言頃副使楊順叅議使王朝相
僉事使張鎬請當謀叛法法至死妻子及財產悉沒
入縣官其八月虜不知事已覺引三千餘騎馳朔州

塞塞備甚嚴。遂引去。然全與李自馨。日夜誘諸夷。造
鉤杆攻城具。聲言欲奪我漁陽雲中上谷地。遂中俺
答驩已得立爲酋長矣。於是兩人各築土堡一座。全
堡可五里。馨堡可二里。頗堅壁自固。久之。大把都小
把都寇我偏頭老營。鐵莽提桴鼓以從已。莽益引哈
漢及坑不路戶啞都孩俺答不利。哈十漢我兒孤大
形力至弘。賜堡略我樵軍蘇寧鄭管子。頃爲鎮羗堡
所逮。問虜部莽。廼言吾領小把都之衆三百餘人。居
大青山迤北。去俺答二百里而遠。頗知俺答在東。套
騎萬餘。生六子。黃台吉可六千餘騎。僖臘阿不孩可

二千餘騎啞阿不孩可四百餘騎把伶台吉可五百餘騎脫脫故義子可千餘騎曩皆從俺答東至下水海西至河西東套其河套迤西吉囊有衆五萬去俺答可二百餘里小王子有衆二十萬大把都可二萬皆在大沙窩敢告其九月初七虜從利民堡分寇太原督臣許綸令兵捕伏分九道而故使謀者大言虜已爲漢所破殺三千餘級馬萬騎已又遣黃廷王言發三輔率九枝竝絕虜歸路綸與臺臣齊宗道度虜必中我謀者言急出朔州平川我得因而爲計居三日虜果從塞川環城東北走道遣礮兵四百人以擣

盾攻其東標兵五百人以火器刀斧攻其北勢且亂復從它道設伏兵疑兵夜半督撫皆乘城舉火鳴砲諸兵竝鼓噪入虜營疑兵亦應之聲震天地於是虜營大亂自相奔騰竄入漢營兵馬死者亡奚它皆從臘河口出塞居頃之虜騎四萬馳上谷水漫坪止壁綸亟遣牒者賀祿分發礮霜毒藥用酒食佯置當路塞虜果從山西內邊收麥川牛肋肢攻城走鎮西衛督臣許綸遣總帥焦潭軍并坪城叅將張勳遊擊程瀚軍八角堡綸亦自上谷躬擐甲胄驟馬馳山西老營堡晝夜行七百餘里是時臺臣王崇王忬最知兵

或掩其前。或擊其後。或設疑以驚之。或夜斫以亂之。然後大戰於紫塞八角。虜度勢不與漢兵。迺逃。逃。夜。麥川出塞。綸復縣金。募敢死士。追亡至平虜邊。屠其河。擊破之。斬首捕虜凡一百五十二級。餘虜行至六百戶村傍。會備守使劉漢遣謀者楊洪用轉火酒二罈。詳爲賣漿者。伏道左。有六虜。不意中有鵠。果下馬飲。飲不下咽。輒墜馬。口鼻流血而死。於是謀者賀祿亦於絞澗水澗乾莊子。詳稱鄉村賽會。置酒龍王廟。亦知之。虜聞酒。皆棄旂鼓走。奪飲。死者亡筭。其十二月。虜迺帥百五十騎。往張家口南行。於是我兵馳孤。

山臺逢戰虜益衝鋒且行且戰至東溝口南梁虜先
以一驍騎發鳴鏑傷我裨將世清世清卽劒斬此一
騎墜地虜廼大驚尋逐走是歲也左衛亡帥岳懋尚
書聶豹言邊餉本折相兼不便請如故事月給精
詔遣直指覈議邊餉許綸言雲中地勢平行固戰場
也先年垣焉列師千里不蔽風日請建臺六百費九
萬金而所省調集費百萬從之其二十四年二月虜
騎百餘略我懷仁畜產漢出兵斬首一級奪獲馬三
騎已還走善家堡奪馬六騎已走梁家店奪獲馬六
騎已走右衛雙墩子南灣我兵追至歪頭山奪獲馬

騾一十八頭虜從小管兒水口出邊我兵分騎伏破
廟破房兒堡以備虜復至頃之虜從馬堡虎頭坡墩
入伏兵起追逐至錢山嶺斬首一級奪獲馬一騎其
三月胡騎二十馳臥羊墩夜半以木鉤援墩而上墩
軍忽聞馬噴聲嚮起窺視則一虜已將上矣我軍急
發矢石擊之虜墜地死餘黨始引去其四月胡騎三
十入芍藥坡墩往南走已走黑嘴子南山墩漢兵追
亡至乾溝玉河斬首二級奪獲馬二騎復追亡牛寨
兒坡斬首二級奪獲馬二騎其五月虜帥三千餘騎
馳天城剪子關我師亦馳馬管河頃之虜迺從沃城

水磨口向南走。走王進堡。我師擊破之。斬首二級。已
追亡。遂北至風神廟沙河溝。伏虜千餘騎。鏖戰破之。
斬首一級。奪獲馬十一匹。虜見漢兵盛。炬燒號火。吹
掌箒。築召諸虜。虜騎至者二千。我師益疾力。捕斬亡
等。是夜夜半。虜聚順聖川西城。虜皆從水磨口得。遂
走。將軍亟下令。軍中有能尾虜後。斬首一級者。予
五十金。於是蒼頭軍弓甫方錦等。追亡至菽麥川。斬
首一級。已至剪子關大庄窩。斬首一級。居亡何。虜騎
萬餘分道走。而以七千騎入右衛齊家河。三千騎入
窰子頭。我師逢戰。滴水崖馬蓮灘破之。斬首虜五級。

奪獲馬五騎。是時遊擊將軍劉勛尾虜至碾兒頭破之。斬首二十二級。奪獲馬四騎。牛驢三十五頭。大帥焦澤追至張家莊。虜已燬燒號烟往北去矣。頃之胡騎三千復寇鈔我天城。已萬餘騎從威遠入漢塞。其六月俺答帥萬餘騎三道竝入。一道從担山兒犯沙嶺兒。一道犯虎兒山。一道從飲牛南溝犯聚落川。我兵追至南沙嶺擊破之。斬首五級。奪獲馬八騎。已至北沙嶺破之。斬首三級。已至虎兒山破之。斬首三級。其九月擺腰把都兒俺答黃台吉屯懷來川。攻我南塘黑衝峪。已又攻大石溝。侍郎王忬督兵擊走之。忬

秦滅諸路馬六千餘匹曰守利步不利騎柰何以二
戰士食供一馬非策也是月虜分二路寇太原蔚州
帥李賢嬰城不出兵使汪來出拒之手刃一酋虜遁
復犯寧化宣大伏兵擊其隋歸斬首五百級其十二
月虜大舉入雲中帥馬芳拒却之撫臣李鳳毛言俺
酋匪茹謀出丘富周原乞令副使楊順計獲 詔給
順萬金無問出入文學張蕙自虜中來言虜遇富甚
備親爲掃除富與虜謀墾田積粟造舟渡河於是將
軍復下令有能捕斬俺答賜萬金爵伯丘富周原三
百金授三品武階有言于司馬曰虜可購也購之急

則虜益重兩人。是託兩人于虜也。莫若購兩人以致虜。購兩人以致虜。則亦購虜以致兩人也。是時丘富說俺答收奇偉倜儻士。縣書穹廬外。孝廉諸生幸辱臨胡中者。胡中善遇之。與富埒。於是邊民黠知書者。詐稱孝廉諸生。詣虜帳。趾相錯。俺答令富試之。能者統衆騎。不則給甌脫地。令事鉏耨。舍人張邦奇夙蓄倭刀。織緯書爲部夷略。致俺答所。自言有秘書寶劍。在威遠堡。虜急攻堡。不破。敗走。所言雖未合。然答實心愛習奇矣。居頃之。雲中人孫廷美方羈北庭。謀刺富。因與王浩議。浩乃曉譬富以順逆。已。邦奇亦譙讓

富。富益怒。令邦奇與浩質。邦奇大罵浩曰。汝豈奇貨。丘公鈞中國爵賞耶。富遂殺廷美。浩約呂仲祐內應。攻雲中。自是之後。小王子打來。孫益攻我。一片石喜峯口。王忬拒走之。其三十五年。九月。虜闌入灤河。殺略甚多。詔免王忬官。其十一月。富令虜集諸部城。豐州程土石。其黨密問曰。何爲。曰。吾陽爲埴而陰爲陳。使彼怠而弭耳。三分道入。會虜謀言中國臺垣相肩臂。倖未易攻。關陝遊騎安難樂死。歌虞殞待我矣。乃散。邦奇私引虜數十騎。索刀書軍士左彥章等擒之。并獲酋長錫臘。得呂仲祐姦狀。伏誅事。聞。賜鎮

巡以下。爵賞有差。浩與廷美厚恤其家。其曰。十六年。二月。俺答引五萬騎。從拒胡堡入邊。殺我守備。使唐天祿及其家室二十二人。軍五百二十人。已攻平虜朔州諸村落。殺略男婦萬餘。畜產亡美。本龍與廷輔謀也。虜圍我右衛。自正月。至三月。各路援兵大集。始引去。其五月。俺答約東虜。分道古北馬蘭義院冷口。謀言往薊。士憚守塞。今擱。然登埤。几席之矣。虜不敢發。遂西往收捕。瓦刺。甘肅鎮臣大勒兵敗之。其九月。俺答引衆六萬。皆執鈎杆。從雲中左右衛。直走懷仁。應州山陰馬邑。攻村堡一百一十餘所。殺凡八千餘。

人略馬騾牛驢凡一萬餘匹。焚室廬凡二千五百餘區。李自馨乃大言呼宗人往歸虜。而李朝及李自橋之屬載輜重往者固已三百二十餘矣。其十二月俺答引三萬騎從右衛深入。逢叅將王浩轉穀軍中。自馨帥虜衆圍衆。圍浩。浩以盔甲九百五十副。軍裝及器械二千有奇。賂全得解免。居亡何。黃台吉部夷蠻帶通其妾桃松。懼誅。率其黨來降。黃台吉怒。屬韃索諸塞守臣議遣許綸。田勿遣。遣示弱。且塞降者路。我不能得。丘富于彼。而彼得蠻帶于我。如辱國。何。楊順懼。私與之爲言。當抵罪。其二十七年。虜復圍困我右

衛逾月不解。右衛地斗入匈奴南面通川。虜分騎塞道邊。臣告急。發帑金十五萬。調遊兵八枝。應援楊順。復授筭偏帥。夜薄虜巢。斬首虜百級。虜始解去。許綸奏增雲中各路實甲。歲加三十萬金。楊博奏言各邊功次。武夫力而獲諸原文。文吏坐而享其利。請自今非履陳者。議賞毋爵。博又請罷班軍。改徵金錢佐邊。又言獨石東。薊西。宜相錯如繡。宜令精卒懸衝其間。有急。左右折衝。赤囊曰羽。兩鎮互傳不及者。請論如法。蓋宜密虜巢。嘗得其形。薊倚屬夷。先得其情。宜薊如左右手。落虜角距矣。江東言虜以實窺獨石。則衛率

師關外。過南下。若以聲敵獨石。則衛率師關內。杜東
侵從之。是歲九月。俺答陰合東虜。入犯箭捍黑谷諸
路。我軍頗有折傷。兵尚書言各邊選士戍薊。疲困已
甚。薊率悞悞坐食。諸臣不任練習。實負陛下。請以
郎中唐順之。按薊率順之。既乘傳到薊。視諸路率缺
額三萬。又多老弱不習戰。還大略言東漢以漁陽突
騎定天下。而唐盧龍一道。虎視河北。薊兵之雄。自古
記之矣。臣至鎮。見其人物靡靡。然有暮氣而無朝氣。
無以備緩急。則諸臣不任之咎也。請下令。令鎮兵爲
守。徵客兵爲戰。練主兵一枝。則損客兵。視爲率異日。

王兵精銳。人賈餘勇。更議免調。至于逃亡之故。皆由邊垣工役。卒歲不休。轉石頭崖。伐樹深淵。力辦不及。貸錢賄賂。各關夷人。旬撫月費。悉出軍資。將領乾沒。文吏漁擾。兼以石塘古北地。旣虜衝土。尤磽确。誰能終日。櫻以徽纏。使其不亡乎。請 詔邊吏。悉心區畫。禁貪饕。加餉給。嚴勾補。定班戍。復本色。庶幾有備。又上練兵九事。事下部問狀。其三十八年三月。把都兒約俺答八萬騎。從潘家口。入寇遵化。諸村落殺略萬餘人。鹵馬牛羊二萬五千餘匹。焚室廬。亡笑。詔逮帥歐陽安。坐死。切責王忬。忬恐稱疾。并逮問誅忬。其

六月俺答引萬餘騎從祁皇山弘賜堡九墩入攻懷仁。大同圯塔頭長安村。殺襄垣等府諸侯王聰辨俊。擺俊梁家室三口。及軍民八千二百餘人。馬牛羊一萬四千六百餘頭。焚室廬車輛亡筭。其二十九年六月。雲中帥劉漢出邊。抵豐州。斬首虜數百級。是年雲中置兵車七營。車一輛爲隊。卒四十人。合十三隊爲一小營。合十三小營爲一大營。皆俞大猷規畫。其九月。俺答居西海。患踵部下病死。率衆東還。犯涼莊。殺略甚衆。是月虜數十騎入略土木。偏帥董國忠王孟夏追及于楊家山。虜忽突出精騎數千。絕我兵爲二。

國忠死之。孟夏等望風四潰。虜復由洗馬林入把蔚州。久之。俺答引六萬餘騎從拒牆堡直擣鴈門關。崞縣破寨堡。凡一百餘所。殺萬餘人。略畜產亡筭。壬戌以後虜連犯薊。入古北口。騎迹滿灤河矣。賴延綏遊騎四面至。始引去。上怒誅督臣楊選。其四十年十一月。張彥文從雲中帥劉漢馳平虜湯西河。遂棄旂鼓亡抵俺答營。易夷名曰羊忽廠。以曩時嚮陳功。轉爲酋長。先是老營將軍李應祿兵劉四。又名天麒。怨應祿嚴。又漁獵餽稟。欲亡。遂與陳世賢王麒謀殺祿。卽携其家室一百三十餘人從羊角山亡抵俺答。亦

易夷名曰劉叅將。於是偕全與李自馨、趙龍、王廷輔導引虜騎萬餘。從左衛黑龍王墩入破雲、陽諸堡。凡五十餘座。殺略一千六百餘人。略馬牛、羊凡七千八百餘頭。俺答卽以所略及漢亡命二千餘人屬四。四亟使漢人築土堡一座。可二里有馬牛五千、糗糒五千餘石。是月丘富亦引虜寇榆坡不克。中流矢死。其四十二年十月。全與李自馨、趙龍、王廷輔、張彥文、劉天麒引俺答黃台吉十萬餘騎。從墻子嶺入通州。順義平谷諸郡。殺略馬牛、羊亡筭。京師震驚。已謀攻天壽諸山陵。見宿衛嚴轉。所鹵略得快其欲而去。已越

我都城直走路河。既還，俺答大喜，廼封全官爲把都兒哈，而以漢人萬餘屬之。其四十二年九月，全益乘勝帥五千餘騎，深入朔州，攻我念高村，殺二百餘人，略馬牛羊二千三十餘頭，全以所略廣陵王府賈儀賓室。餘慶郡君爲妻。答因封全爲儀賓，尙不浪。其十二年，虜騎三萬寇鈔我太原，岢嵐、興嵐諸郡。殺略八千餘人，畜產萬餘。其四十四年，全與李自馨、張彥文、劉天麒、僭稱俺答爲皇帝，驅我漢人，修大板升城，創起長朝殿九重，期五月。既望日上標，焚楮贊呼萬歲如。漢天子禮會天怒，大風從西南起，標折，擊主謀。

宋良兒等八人答畏弗敢居。其八月呂西川引江廷寶康伏郭先趙大朋等四十餘人亡抵全。全故與呂西川善遂以屬李自馨。其九月全等引俺答萬五千騎從朔州西山小北岔口寇張蔡庄殺略亡筭。其四十五年正月全等復引俺答二萬騎從太原保德州破堡五十餘所殺三千餘人略畜產五千。其三月全與自馨彥文天麒等遣漢人采大木十圍以上復起朝殿及寢殿凡七重東南建倉房凡三重城上起滴水樓五重會畫工繪龍鳳五彩艷甚。已於土堡中起大宅凡一所大廳凡三重門二於是題大門曰石青

開化府二門曰威震孽夷。已建東瞻宮。西鳳閣。凡二重。瀟水土樓凡三座。亦題其樓曰滄海蛟騰。其繪龍鳳亦如之。其七月。呂西川等引俺答黃台吉三萬餘騎從張家口入塞。寇鈔我深井。淳沱十餘堡。殺二千餘人。駱馬牛羊三千三百餘頭。焚室廬亡笑。其明年莊皇帝卽位矣。全等廼引其衆大入燕代。於是起戎部侍郎渾綸填薊。薊將故借資巧宦。上下相蒙。失事則督臣受罪。諸將顧恣睢自若。督臣往往不能令。綸請於上。諸將不用命者。悉徇軍中。綸又謂薊兵弱。無以倡敢死士。募南兵三千。漸至五萬已。建車營。當

步騎各一旅。虜入則車上發火器先薄之。稍近則輾下步兵出排擊虜馬。虜卻逐比。乃出騎兵。綸所募南卒多白金。士輕足疾走。翹關負重。軍容大震。已請修塞垣。益跨垣爲臺。臺高五丈。週二十丈。約可駐百人。爲堦三重。中疏戶以居。上爲睥睨。皆可步履。器械芻糧。以時預儲。虜攻垣。則兩臺火矢交及。賊無駐足。而我兵有恃。膽益壯大。率周垣二千餘里。先其要害。築臺千有二百。後以漸加築。至三千。而大司農緡錢益發。至三百餘萬矣。居亡何。虜竟寇鈔我漁陽。我兵乘其情歸。追至黃花峪。虜衆迷道。焚溺死者無筭。其九

月。趙全說俺答曰：薊臺垣固，所徵率常選，攻之倖未易入。晉中兵弱，亭鄣希，石隰間多肥羊，良鐵可致也。彼藉宣雲爲救，卒來千里，人馬俱罷。我以全制其敝，必得所欲。俺答乃移壁黑石崖，聲欲寇鐵鍋、白羊之間。已分六萬騎四道竝入，井坪入朔州，入老營，入偏關。率皆悍勇，邊軍遇之披靡。老營副帥田世威嬰城自守，遊擊方振出戰，中大創，敗復入壁。虜衆十餘萬，遂從山西偏頭關、老營、紅門、青陽卯入，督臣王之誥聞變，率遊兵六千騎，倍日并行。於是鴈門、雲中、延綏、騎二萬亦至，皆相望不敢前。頃之虜直擣五寨、三岔。

尚嵐臨梁諸郡已從羅漢洞東嶺潰墻入永平而給
諫孫枝張齊皆後先上書大略以爲虜或屯結一時
未有久如今日者或聚黨一路亦未有東西合營如
今日者是時虜已入嵐乎嵐去邊三百里負山道阻
狹諸將莫敢據險縱兵虜遂長驅無復狼顧而又會
黃台吉窺上谷土蠻逼灤河羽書告急詔王之詰
還懷來護陵寢朝廷徵李盡力東捍不暇及西矣
其十一日虜至石州營城北使騎至城下曰吾以牛
之齒視平陽而螻蝻視爾城也而必我賄我母破而
城不則我以禍平陽者禍而城矣其十三日虜圍城

飛矢兩集。睥睨州守。王亮喻富民以贖啗虜。有反唇者。亮忿下城。衆逐賊不能止。虜擁入。亮被禍。男女死者數萬。帥申維岳駐大武店。去城四十里。使人候賊尾之而已。先是驛騎書至。發率二萬往援。後度弗及。乃以便宜罷師。頃之虜分犯文水。交城。平陽。介休。遣間入汾內應。叅政使宋岳禽之。焚其僞書。以安衆虜。攻汾凡八晝夜。皆不利。引去。是月。俺答論張彥文導引功。轉爲大酋長。而以千餘人屬之。其九月。俺答東趨。馬門雲中。帥孫吳連諸鎮。率營高泊村。虜趨踏不前。臺御史王繼洛。趣吳擊其輜重。吳曰。不敵。祇取辱。

耳。張幟疑之。虜走故道。行鹵略。至十月八日出邊內。地計損人畜數十萬。御史王漸劾王繼洛言賊下岢嵐。去代五百里而遙。撫臣若鼓行而西。庶知軍曲折。可以鞭箠使之。顧留代不行。及虜至汾。應發鴈代之。率一當單于。乃七日之內。嘍哨不發一卒。人臣援抱鼓之急。而忘其身者。固如是乎。謂甲不足。材官五萬。林林列也。畜之謂何。而徒以自衛。詔逮撫鎮請廷尉。廷尉當維岳。逗撓棄市。繼洛適邊。王之誥以備懷。來自解。奪一官。兵尚書以虜策。上請責實效。明職任。重將帥。廣招納。理鹽法。下諸塞行之。上谷撫臣冀

練言河淮以南歲以四百萬供京河淮以北歲以八百萬供邊額雖有定而酌贏縮調緩急法靡定也請于內地舉常平勸借法無事而能砥京庶有事而不桂玉至于諸塞則慎按伏罷老弱預召買時支放優商賈通主客量本折因時順人而伸縮更易之臣所計九邊士七十萬可用三十萬以乘障四十萬以列陳必擇其敢力戰深入之士勾於戶募於市以漸實伍而汰其老弱庶可以安邊制虜豈直無廩廩爲也臣嘗行上谷一月而易卒二萬其誰有它慮其三年二月西安人楊一林以闖與虜私易馬尾事覺亡入

虜虜以屬李自馨。於是一林以呂西川爲兄。號曰呂小老。是時俺答方在雲州城。聚兵十餘萬。全等卽引答從吃峪墩入我上谷塞。右衛會答所徵襖兒都司兀慎擺腰高奴。皆陳兵哈喇。聲言寇石州。及應州。渾源。制置使陳其學。廼壁懷來。備南山。燧火。侯望甚精。明頃之。胡騎二萬。果入我鎮川堡。越三日而出。是時虜中乏食。皆欲入應州。懷仁。山陰。我兵分爲三軍。一軍軍羅家庄。一軍軍屹塔頭。一軍軍廣武山陰。令虜不敢入應州。虜竟攻北官庄。焚室廬凡九十區。殺略儀賓王廷樞等。凡二千餘人。畜產萬數。東虜亦至。許

家庄東井子。焚代府守冢戶。殺四人。破駝子西冊田諸村。凡三十餘所。殺千餘人。略畜產數千而去。其四年正月。御史燕儒宦奏。國家建都繼薊。內設重關。外聯四鎮。所以封植郊圻。慎固疆圉。周且密矣。四鎮之中。宣府爲京師北門。而羣醜盤據戶外。朝揚鞭于朔漠。暮飛矢于居庸。視諸鎮爲最急。延永之壤。南山之麓。陵寢倚焉。先年翁萬達。以東北二路邊垣。幾七百里。兵少力分。擬于東路鎮南墩。與薊鎮所屬火燄墩接界。塞其中空。自北而西。歷四海。治一帶共修外邊一道。又自永寧墩至陸臺子墩。創修內垣一道。

與北路新墻聯而爲一。經營二載。功始告成。設金湯之險。崇虎豹之威。形成首尾。隱然相應。千萬世利也。嘉靖中葉。邊帥失人。虜多深入。當事者。苟且目前。緩誅避咎。創爲併守南山之說。而內塞漸廢矣。顧遺蹟雉堞。屹然猶存。所頽壞者。十之二三。苟少加修築。而於左掖龍門衛。揚許二衝。右掖龍門所。滴水崖一帶。厚爲之備。絕其必窺。誠有如萬達所議。外邊以捍北虜。內險以捍京師。內外掎角。近蔽延永。遠護陵京。策之得者。或曰。已守南山。何用此邊爲哉。不知守南山。則將棄宣府。而無益於京師。修內塞。不惟有以固

南山而亦將有以保獨石。何也。南山接連居庸。去
陵寢僅一舍。岡巒澗谷。盤互交錯。無可駐足。而懷延
永保。沃壤平原。皆在其外。虜若委轡長驅。結營于懷
永間。分兵肆掠。宣府諸城自潰。我兵跼蹐山中。自成
土崩之勢。此所謂棄宣府而無益于京師也。北路山
谷偏側。砂石窮壑。虜無所利益。益垂延延永。將冒險內
逞。數年以來。版築日舉。大邊已可據而守矣。若復成
此內邊。則如金城玉壘。環繞陵京。虜若匪茹。遂巡
前却于崎嶇之側。攻之不墮。掠無所獲。力倦謀衰。不
駢首就擒。則銜尾而遁。豈能抵黑峪。躍龍門。窺長安。

之嶺哉。內地不驚。則北路諸城堡勢亦自緩。而窮荒絕塞。有安枕之日矣。所謂固南山。保獨石。信不誣也。從之。是時以方逢時填雲中。其二月。陽和軍馬西川。榆次人李孟陽與虜私易馬尾。久之。竟與老營堡李義韓。龍岡李興。孫大臣約。亡入虜。其三月。遂誘俺答八千騎。襲老營堡。堡備嚴。弗下。孟陽竟携馬尾馳揚州。全等復引胡騎犯平虜。偏帥張剛幣賄虜。使移衝棚于威遠。虜竟從威胡堡小水口入。馳龍鬚窰。督臣陳其學遣帥馬芳以精卒敵之。漢虜相紛拏。殺傷大當已。裨將盧甫誘諸虜和。因飲以火酒。酒酣。叅將楊

縉襲破之。斬首二十餘級。自是之後。俺答益怒。縉欲報之。縉急。迺遣甫送奉紅布三百。改機二十。梭布三百。水獺皮三十。曰。此以贖死者命。可乎。是時鐵山人張三等十七人被鹵。至是亦以梭布一百九十六疋得贖還。皆有狀。頃之。答竟帥五千餘騎。走響水溝。約東犯。威遠西寇。邵家堡平虜衛。於是虜從榆樹墩。梁家山。馳乾河。我兵追逐。至古城。擊鼓竝鳴砲。叫噪。伏虜萬餘。忽起。自胡溝合戰。日餘。不決。虜乃伏山溝。岔。而以三千騎誘戰。皆亡。所失已。虜騎從天城榆林口。拆牆而入。裨將胡鎮擊破之。獲生口一人。斬首三

級奪獲馬二十一騎。給練溫純以爲虜。歷平虜威遠。以至天城。可二十餘日。俄而老營。俄而威平。俄而天城。不聞我兵。以一矢相加。此與辛丑時雲中帥賄虜以嫁禍于晉。何異於是。剛下吏。縉甫及林鳳。詔執金吾逮問其學。亦免官。而以王崇古鎮焉。其八月。諸酋祠蹄林議所入。而黃台吉把都兒。永邵卜。朶落土。蠻兒都司。兀慎。擺腰。欲入新平。及宣府。洗馬林。俺答。哈台吉。阿兒都司。蒿奴。欲入上谷。坤的里罕。欲入獨石。永寧。惡兒都只。昂辛愛。又欲入上谷。雲中。獨石。至老營。是時俺答把都兒。只昂辛愛。方聚兵。插漢腦兒。

而給諫溫純以爲捕漢腦兒在白廟兒三間房。旁近塞上谷則永寧。四海冶。黃花鎮。漁陽。則石塘嶺。古北口。塘子嶺。皆甚近。請備馬蘭以西。其九月。虜帥零騎三十。馳老營邊外。長嶺口。副帥錢棟。追逐至連溝十里山。伏虜數百騎。塵戰棟死于野。自是之後。俺答還豐州。徵卜邵卜及河西鐵匠家虜。分聚雲中太原。而板升人趙全以爲宜乘隙。先略旁近塞糧餉。然後異時可圖也。其十月。虜遣萬餘騎。馳桑乾河。許家庄。先是老把都欲逞志畿輔。打來孫朶顏強答。至陰山。是月。俺答營白海躍旗莖。待東虜黃台吉。台吉往扼止。

谷幾斃。心憚內犯不可。請北掠黑達。議又不可。謀聞京師。戒嚴。故事。虜犯薊。宣大督撫臣自陽和至懷來。悍。陵京二鎮。帥臣不需徵發。率大衆馳援。不憚遺一旅。茲二鎮若啓重鍵。而恣虜摩剝。方逢時以爲非計。上書執政。謂虜稱東犯。尚直雲谷。若誘我兵悉東。以尾爲首。乘虛豕突。則雲中累郊。今督臣駐懷來。宜留帥雲中。審虜實東。帥從內地趨。可先虜至。不者搗巢。攻其必救。一奇也。執政是之。邊外舊列臺十五。率寓望焉。率陷虜糝。反爲虜耳目。逢時盡撤。以疑虜。偵知帥不東。又撤臺。率曰。必襲我矣。罷內寇。其九月俺

答西轅掠土蕃留妻一克哈屯孫把漢那吉守巢。

中二邊武功錄中卷之二終